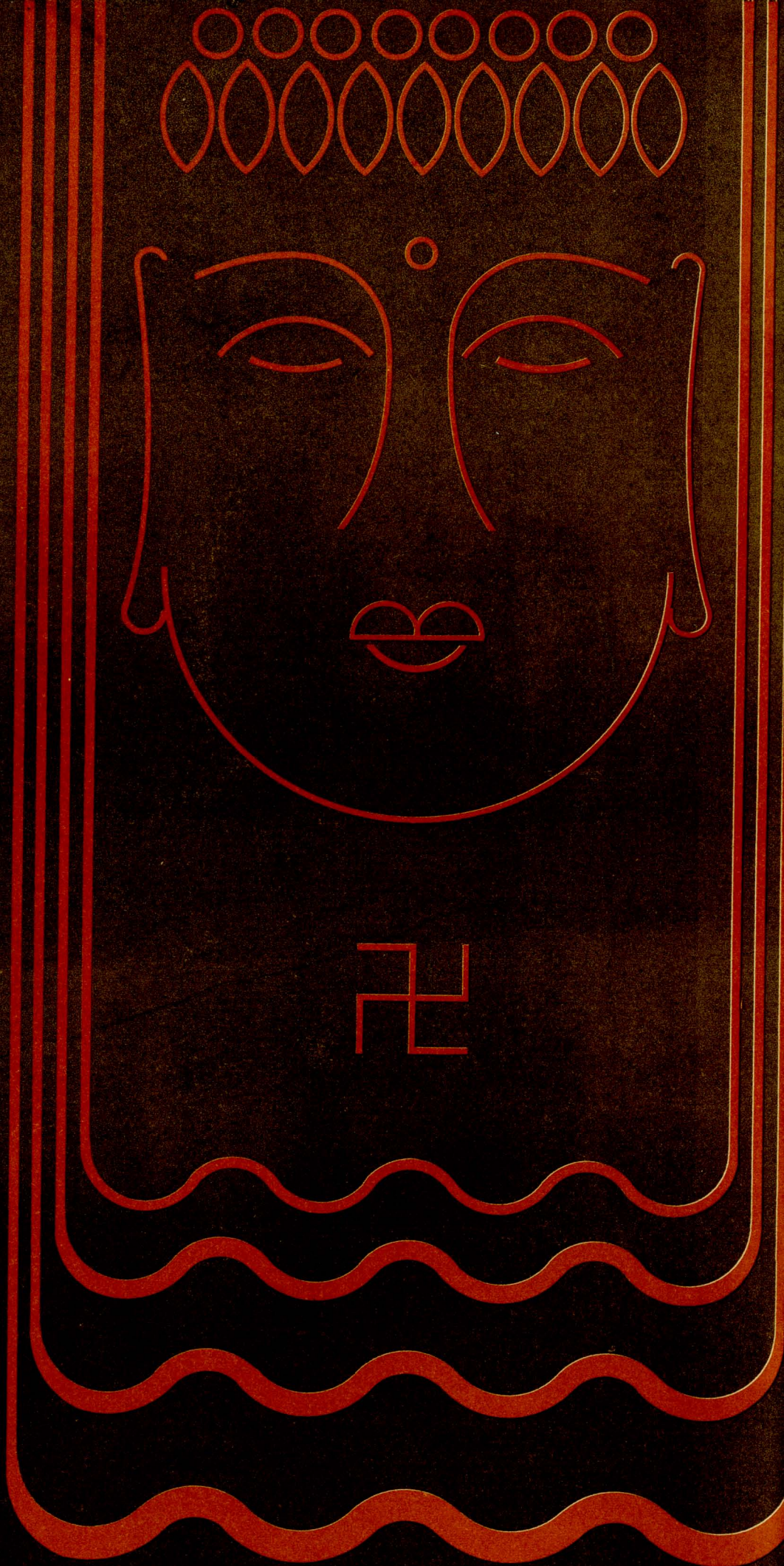


内明

1

六一五二元佛



錄目

3.....	塵洗	詞刊發	論社
13.....	嚴聖	想思起性的宗嚴華	■述論
18.....	田信胡	...	過經些一的授傳法衣祖六	
25.....	淨清韓	編彙記尋披論地師伽瑜	
11.....	培演	識認新的有應新對年新	■座講
28.....	忠志白	...	題問的習學到談理心習學從	
32.....	咸澤李	「微道四的家道」述講	
4.....	初東	...	度態的有應物刊教佛辦創	■欄專
5.....	僧頭火	章文其及刊佛	
7.....	如默	章一文水	
9.....	印聖	感有刊創明內聞欣	
23.....	妙雲	務要的生利法弘爲刊創	
16.....	外逸浦樞	行同人三	■文散
17.....	雲煑	序自記聞見教佛亞南東	
30.....	士居光慧	(一)介簡僧詩代歷東廣	■故掌
34.....	水渭姜	聞異子父宗徽宋	
40.....	澤宏林	書通暗焚操曹論	
36.....	等騶少余	錄詩賢時	■詩
38.....	浪猛胡	記雨心	
39.....	誠惟	旗教佛	
41.....	生學	課詩院書教佛	■地園年青
35.....	靈杜	劫魔逢遭徒教佛	■載轉
43.....	行慈	中建興在場道山佛萬	■他其
44.....	塵洗	...	詞致禮典職就長院副白長院黃	
39.....	者編	記後編	
45.....	訊簡界教	
49.....	頁專片圖	

智敏釋	長	社
塵洗釋	人	印督
山金釋	人	行發
會委編刊本	輯	編
社誌雜明內	者	版出
系術藝院佛	計	設術藝

版出日八月四年一六國民華中
二七九一元西

號八七一·六七一街局醫埗水深龍九港香：址社

佛教文化，源遠流長，溯自釋尊降世，覺樹成道，說法度生四十餘年；鶴林入滅，聖眾雲集，開始三藏的編纂；孔雀王朝，佛教達到無比的興盛。嗣後，經歷代大德不斷弘傳，法音暢流，遠播於中國、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島嶼。迄今，隨着科學昌明，交通發達，佛教文化已遍佈歐亞各洲。我們確信，一種具有豐富正確博大精深的高度文化，其本質是含着普遍性和永恒性，可以適應於一切不同時空的。民智愈是開明，時代愈是進步，越發能夠證明佛教的優勝和價值。

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夠一脈相承地，經二千五百餘年的悠久歷史，而不至於中斷者，固然是它具備歷久彌新，亘古不變的特性，而主要的是賴於古聖先賢，秉承佛陀救世的悲願，本着為法忘軀的精神，竭心盡力地為續佛明燈，精勤不息的成果。我們生長在這人心不固，道德淪亡的末法時代，必須效法先賢「遠紹如來，近光遺法」的壯志，為佛教文化，繼往開來，以完成佛教賦予我們的神聖使命。

佛教的弘揚，其方法是隨時代而演進的。在今天的社會，其最有效的辦法，莫過於辦教育（僧伽學院和社會學校），和書刊報章，兼及社會福利慈善事業。香港佛教，經二十餘年來，緇素大德苦心孤詣，惨淡經營，漸現蓬勃的氣息。教育方面，有佛教中小學近四十間；慈善方面，有佛教墳場、醫院和安老院五六間；文化方面，有佛經流通處，中華佛教、寶筏圖書館，月刊、雙週刊各一種。我們覺得，佛教文化、教育、慈善，如鼎之三足，缺一不可，而佛教文化的發揚，尤其重要的意義。蓋佛教文化，為釋尊大覺智海之所流出，古聖先賢生活的總匯，亦為佛陀慧命所寄。無常的世間，人事有代謝的現象，而文化需要展轉地傳遞下去。出版典籍，刊印書刊，教育的授受，為傳遞文化最佳方法。

目前香港佛教，雖有兩種定期刊物，但就實際需要而言，顯然是不夠的。以這一兩種的刊物，與之社會上數以百計的色情故事，武俠小說，誨淫誨盜的書刊抗衡，真是小巫見大巫，其不敵之勢也明甚。我們為了轉移社會邪風，挽救人類的危機，必須重振道德，發展人文科學，發揚文化的菁華，灌輸善良，純正的思想，以挽狂瀾於既倒以收移風易俗之效，導向於安寧，幸福的人生坦途，促進

發刊詞 洗塵

人間淨土的實現。此乃同人創辦本刊的宗旨。本刊屬於綜合性質，不是專門學術的刊物。我們以為，一種太專門性的刊物，往往不為一般知識份子，青年學生所歡迎。佛教現有的刊物，除少數而外，它的內容既不合初學或未學者的興趣，亦復不為深研者所需要。是以同人決定辦一份綜合的刊物，融中西、內外文化於一爐，務期做到深淺齊全，老少咸宜，雅俗共賞的程度。

如所週知，眾生的根性是千差萬別的，有的樂於此，有的則樂於彼，佛教為適應各類型的根機，故有種種差異法門的施設。在這個時代，一個人所需要的知識是多方面的，佛教為適應時代的需要，也是多方面的。我們對佛教的發揚，絕不可拘於一格，如著文沙門般地，離經一字不敢說。基於「一切世間微妙善語皆是佛法」的原則，只要不違背佛法根本精神，不妨容納現代學術，而善巧的運用，作為接引眾生，悟入佛智的方便。假如本刊能做到綜合性，內

容多彩多姿的話，相信它一定可以契應各型的根機，滿足大眾的需要。也許讀者初閱本刊，並不是為瞭解佛教，但經長期的接近，久而久之，在「內明」二字的吸引與感召下，不期而然地會接受佛教的熏陶，而信解至真、至善的究竟真理。故此，本刊雖是綜合性的，其終極目標，仍在於「內明」的發揚。

創辦佛教刊物，向為本人的夙願，自從內明書院成立，即擬辦一份綜合性的書刊，弘揚正法，發展文化，并藉以鼓勵青年學生寫作，造成研究佛學的風氣，但以時節因緣不濟，事與願違。直至去年歲晚秋，訪問台灣、韓國、日本各國佛教歸來後，承各方大德的鼓舞，同時又蒙敏智老法師的慈悲，應聘為本刊社長，兼負責物色編輯人選。在此因緣和合下，經數月的籌備，本刊得以順利誕生。

值茲創刊伊始，略述本刊的旨趣及其因緣，今後工作，當循此目標而進行。希望教界大德，文化先進，多予支持與指導，使這塊園地呈現盎然地生意，開滿美麗燦爛的花朵。

當發刊之際，適逢釋尊出世之良辰，謹以一顆虔敬至誠之心，禱祝佛陀的慈光，普照全球，為世界人類帶來真理的光明和永久的和平。

創辦佛教刊物應有的態度

東 初

香港又將發行內明佛教雜誌，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或者有人會說：香港已經有了一本「香港佛教」，已經夠了，何必又要出什麼刊物呢？這是「得少爲足」的說法。我認爲佛教一本刊物出版，不僅代表了主辦人對於佛學修養和他對佛教偉大的熱願，同時也代表了香港佛教發展與進步的象徵。一本刊物，是一分的進步，十本刊物，是十分的進步。假使我們果能出十本刊物，乃至二十本，五十本佛教的刊物，也就代表香港佛教進步程度急速上升，這不獨顯出香港佛教發達神速，同時使佛教在香港社會文化輿論界地位增高，這是必然的事，今後佛教在香港輿論具有無地位，就看佛教言論如何？現在我們應該討論的，不是應否出版的問題，乃是如何辦好佛教刊物的問題。

一、釋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宣傳家，也是善於說法的心理作戰家。所以佛陀說法，首先告誡弟子的，就是要眞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也就是說辦刊物宣傳佛法，無論是記事，或是敘理，必需力求其眞實性，不妄語，切忌誇大自我宣傳。

同時，佛陀許多教法，除自証心境外，佛教許多修行條目，多半針對印度當時社會文化，宗教思想而說：譬如佛說八正道之正知正見，說四攝法之慈悲布施，說六度布施，忍辱，精進，禪定等，無非對當時社會時弊而言。因爲印度宗教最爲複雜，佛陀時代多達九十六種，最顯著爲六師外道，或說有因有果，或說無因無果，或說唯神，或說唯物，乃至蛇神，牛神，都在崇拜之內。人民陷入邪知邪見。所以佛陀說八正道，以正知正見爲首，就針對這一時弊。同時，印度社會經濟，最不平衡，富者極富，窮者極窮，所以佛陀爲針對社會的病態，多說布施功德，就是要有錢的人，把錢拿出來布施給窮人。因此佛陀所說的法門，都是針對時弊而言，絕非無病呻吟。無病呻吟，就是妄語。所以辦刊物宣傳佛法，發表言論，首

要切合時機，針對時弊，絕不可無病呻吟，或作狂妄宣傳。

二、佛教刊物，不問爲月刊，或是季刊，只要問它有無內容。不落空泛，足以代表這一時代佛教思想發展與趨勢。佛教刊物，雖不及日報廣泛，但論其所收的效果，往往遠超日報，因爲日報受時空的限制，今日爲新聞，明日成爲廢紙。月刊則否，既不受時空限制，又容易收藏。就以民國九年發行之海潮月刊在大陸已找不到第一卷海刊，但在海外，却能找到，去年我在印度中華佛寺，就看見是多年以前的海潮音，在印尼山區佛寺，也看見一本菩提樹。都台灣出版，足以證明佛刊宣傳不受時空限制，只要內容有收藏價值，自然會流傳下去。五十年來，海潮音月刊，其於中國佛教貢獻是如何？是不難想到呢？

三、佛教刊物，應屬於佛教廣大群衆所有，不應屬於私人或少數人的機關報，專作自我宣傳。

因爲一本佛刊，不僅代表了整個佛教學術思想，也代表了主辦人的學術修養，以及這一個時代佛教發展藍圖，所以我們要辦佛刊，不辦則已，要辦必要盡全力以赴，達到爲善不讓人的決心。因爲一本佛刊出版，轉展流傳，近在眼前，遠在天邊。在天邊的讀者，就憑刊物的內容，不僅可窺見香港佛教發展與進步的實況，也可窺見主辦人的學術思想，觀念意志。因之，我們發表一篇文章，或一則新聞，都要慎重從事，不特於主辦人及刊物聲價有重大關係，以及對整個佛教前途都有重大的影響。

四、半世紀來，不僅世界變遷太快，社會的變化也太大。我們的佛教，相形見絀，不僅人才不夠，思想落伍，事實更證明寫文章，說空話，喊口號的時代已過去，唯有面對事實，接受新世界，新文明的知識，力求進步，必需一恢復固有之教義，則本體自是金剛

（下轉第三十五頁）

佛刊及其文章

▲火頭僧▼

功利影响佛門文章

佛門刊物是宣達佛法的喉舌，其熱鬧場面不及講經，寫佛門文章也不及講經的收獲。文章的作用無聲無息，寫得好只能供人靜靜的閱讀，如果平平，也只能徒佔篇幅，不值一顧。今天看，佛門很少有人寫文章，佛門刊物也不發達，可能就基于上述兩個原因。但佛法終究須要宣揚，講經固然重要，文字一樣重要。講經是口頭三昧，文字是筆下三昧。口頭三昧受一定的時空限制，某一天某一時間在某一地點開講，聽眾必須及時趕到既定的地點，才能聽到講經的聲音，藉聲音了悟佛理。如果過了時間，曲終人散，地點也空無一人。雖然電台也可以講經，把電波播送到家喻戶曉的遼遠地區，事實上今天佛門還未做到電台講經這一步，即使真的做到，其作用也極有限。並非電台就可以打破一切時空限制，何況今日的佛門連極有限的電台佈教都未能做到。電台的效果雖能打開一些空間限制，時間的限制仍然存在。第一、任何公眾性的電台，其節目必須屬於社會公眾需要，每一節目只限十幾分鐘，比較長的傳奇性戲劇節目，娛樂性高，有廣大公眾歡迎收聽，也不過三十分鐘。此外，任何講演均不超過十至十五分鐘，佛教是宗教，其講經被視為講演。即使佛門有辦法爭取到，也只是至多十五分鐘，時間少得可憐。第二、十五分鐘前，電台佛學節目未開始，十五分鐘後已過去，十五分鐘內雖然正在演講，聽眾能有幾何也是問題。目前現有的每週一次電台宗教節目，一逢播出，收音機立被關閉，或轉收另一電台的節目。只因這類節目日久，內容陳陳相因，使人聽出耳油，不受歡迎，情之當然。最近電台宗教節目，改在每日早八晚八兩段時間超短波播送，超短波收音機昂貴，比普通貨價高十倍。用此種收音機的聽戶，寥寥無幾，也正是電台調劑，應付廣大聽眾心理的巧妙安排，

佛教如果在電台有了節目，是否有人真正歡迎，殊難保證。好奇心驅使，也許聳動一時，能否日久不厭，又是問題。昔年上海曾有佛教特備電台，一流的佛門人物，一遇佛教節目播出，反而立即把收音機關閉。可見電台佛教節目，佛門人如何反應。原因何在？可能是節目陳陳相因，聽出耳油，講師的程度，佛法修養，口才，聲音，文化思想水準，皆有關係。風頭主義，私人引荐，包庇隴斷，皆所難免。也可能這類電台播送家喻戶曉式的佛法，屬於大眾化方面，其內容不在乎怎樣高深，太過專門化。以免曲高和寡，孤芳自賞，實乎把佛門因果故事，以武俠，傳奇小說方式戲劇化。像這樣的東西，很容易被忽視，覺得很容易，無足輕重。不知這種想法根本錯誤，是對客觀社會無知的看法。事實證明，電台聽眾最多的節目，並非任何學術、道德、宗教、政治等等專門化的東西。而是有趣味、幽默、傳奇、戲劇化的東西。佛教有關這類資料極為豐富，汗牛充棟，不計其數，百卷法范珠林，六十卷經律異相，內容全是因果傳奇故事。善于利用改編，使之戲劇化，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困難的，這類人才，在佛門難求，有之也不被重視。

文章在佛門叫文字般若，即筆下三昧。全部佛典三藏十二部皆賴文字流傳，雖然在今天，佛門不重視文章，寫佛門文章無有出路，致使無有其人，甚至絕迹。能講的人雖也不多，總還易求，能寫的人却如鳳毛麟角。相反，能唱能唸能敲敲打打的人，却逢僧皆是。這也難怪，人不是木雕泥塑，有血有肉，需要穿衣吃飯住房子走路，處處需要錢，無錢寸步難行。為了解決錢，必須能唱能唸能敲敲打打。也因此，凡具有頭惱之僧，必須考慮生活時刻相關「錢」的問題。而可以兌現錢的經懺佛事，却成爲「爲僧惟一出路」，必須

全力以赴。學習此道，三月可以登場，半年可以打磬做維那，一年可以登座放餓口，打水陸，做正副表。修業至多一年，可以終生執業，比今天生活競爭的社會任何行業都容易，錢可以收得大把，優哉游哉，樂以忘憂。講經比做佛事較難，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也不可能會講經。所有僧人大致只學學做佛事，很少有人學講經，能講經的僧人少得可憐，就是這個原因。以講經的人數與寫文的人數相比，講經者時有所聞，寫文者百不一見。只因三篇文章兩首詩，自古視爲難題，吃盡十年寒窗苦，鐵硯磨穿，板凳坐斷也可能無成。古人讀書以及現今讀學校，經十年以上苦讀，才有成爲文才之望。修業期間須賴家人經濟支持，直至成名或畢業。出家人的經濟並無任何可靠的支持，袋內的銀紙須靠自己努力弄到，惟一的辦法是出售勞力。代人誦超度亡靈的經咒，一口熱氣換一口冷氣，唸得聲嘶力竭，喉嚨沙啞，也並非什麼容易。筆者昔年有不少佛學院畢業出來的同學，起初彼此一股熱氣，誓死進修，爲宏法利生而努力。時間一久不勝經濟壓迫，漸漸放棄初志，走向經懺佛事，爲經濟出賣勞力。魚，與熊掌不能兼有，進修之事也就荒蕪，三年秀才如白丁，許多人弄得寫封書信都很吃力，何況望他寫佛學文章。能講經不一定能寫文章，文章與講經雖然也有互助、而講經者大都努力古代經疏註解熟看熟讀、摘錄和記憶其中要義。寫文章貴能融會古今，古爲今用，必先具備屬文先決條件的文章技巧，乃十年寒窗的專攻功夫。而非古人既成的作品，一部兩部經疏註解式的說教文學可以勝任。講經者發表文字，除照抄疏註原文外，很少新的變化，獨立新義，即此原因。

佛門作家應受重視

文字是千秋大業，不朽的作品並不受時空限制，人死後其作品可以千古流傳，其名聲愈顯。即使其人生前，作品寫於斗室，也可藉印刷傳播到全世界。古人的書籍，後人能夠閱讀，佛門三藏浩如溼海的經典，流傳到今日，皆是藉文字做工具，使後人得以閱讀。古今人的精神上下遙接，如坐一堂，不因時間遙遠有所隔離。寫文章的價值，不能從作者生前一些冷落場面去評斷。例如佛門度亡生活，費時短生効速，賺得滿袋銀紙，可以買洋樓汽車。講經者也

能獲得相當供養，一時門庭如市。反之，佛門寫文者，却極其孤立冷落，很少有人援手支持，寫文並無稿費，送稿的車資必須自備。常有人問我，你寫文既無稿費，究竟你爲的什麼？我聽了只有啼笑皆非。問者的意思，似乎凡事皆爲什麼？做經懺佛事，爲了銀紙，講經爲了門庭熱鬧，有供養。反之，無銀紙也無供養，就經也不唸不講。寫文章必須吃盡十年寒窗之苦，不像做經懺、講經那般容易。到能寫文時又無一點稿費、也無因寫文而來的供養或地位，究竟爲什麼？真叫人大惑不解。三藏十二部浩如溼海的經典，寫作者也無稿費，他們究竟爲什麼，似乎無人去問。他們當年若無這一股傻勁，耗掉不少心血、寫下經典疏解，流傳到今日。恐怕佛法早就失傳或絕滅，後人根本也不可能知有佛法、啓信、超度亡靈、聽法師講經。今天的佛門，如果只有會唸經的僧人，無會講經的法師，經文只等於商品、僧人只等於碑販。講經法師會講的經文極有限度，不過常見的幾部流行經文、大都憑藉經文章疏註解、替古人宣揚、食古不化、做古人的機器。近百年來，中國近兩千年傳統的佛教，存在着空前危機、遭遇不少文字攻擊、財產掠奪，幾度使佛教瀕於滅亡。僧人中只會唸經的至此只有唸經祈禱，終于無補。會講經的法師。只能引述經義，不能用流利的文字撰文反駁、或融會貫通佛理科學，寫出深入淺出足以護教的文字。這些足以護教和傳教的文字、必須仰賴十年寒窗終日坐冷板凳的佛門發心攻讀文學者寫出來，從清末民初的佛學叢報起，海潮音、弘法刊、佛學半月刊。直到今日香港的佛刊、人海燈、無盡燈、香港佛教、雷音。以及台灣的海潮音、菩提樹、獅子吼、今日佛教等，近百餘家佛門刊物。其中有關傳教護教的許多可貴文章，皆是佛門坐冷板凳的作家嘔出的心血。這些文章是否有助佛教的存在與發展、或在護教上起了一些作用，我不想下肯定，只盼主持公道者來公評。內明雜誌出版，在佛門不算得什麼特別新聞，但其精神值得表揚與鼓勵。佛門今日缺少作家，其原因受功利風氣及實際因素影響，而得不到表揚與鼓勵佔絕天成份。內明雜誌是否重視此問題，爲此絞些腦汁，使許多佛門青年鼓起勇氣寫作。刊物有了泉湧般的稿子，壽命自可延長，佛法的慧命，也因此延續。

水 文 一 章

▲如默▲

——名賀師法塵洗爲——

夢遊集中有所謂釋名的文章，對於一個人的名字，加以詮釋或者發揮甚深邃之意，頗饒興趣的。今值內明月刊伊始問世之日，承督印者函索稿件，乃藉此良緣，爲其法號洗塵二字略加玩索，以示賀祝之愚忱。考此一名，洗爲水之用，水爲洗之體，體用相關相即。佛法事中，極重乎水之功用，加持甘露水真言。薰壇時，開懺時，都用洒水嚴淨，宣說水文，此爲重視於水之一班。尤有懺，以水爲名者。即外人道流，禮懺亦有取水之一作法，這是由於善長模彷彿性。茲以洗塵一名關乎水之妙用，特取瑜伽施食中水文一章剖而析之，以見其相通之幽玄云爾！

自下水文一章，約以華嚴家體相用之三義而釋之：

一、體

文：夫此水者，八功德水自天真，先洗衆生業垢塵，徧入毘盧華藏界，個中無處不超淪

釋：夫此水者以下之七言四句，乃有韻的一首七言絕句，詩之體裁也。實際上，是通論水之體相用的，上二句中，所謂八功德水與洗除衆生業垢，皆其水之用。自天真三字，是明水之體的。其下二句，明水之相的意味較隆。今科判爲體，就三大之程序言，而且，體當列乎首也。

夫爲發語詞。此水是有所指，按定其水也。作法者加持此水時

，要三業相應，心貫注，水指按水瓶，口中朗誦水文，庶收加持利生之效。以是，故衝口而出曰，「夫此水者」也。此水固皆通於一切水，水，水，一切水，水性一如也。一切水，未必盡如此水之妙用，未加持故，雖然性德合乎修德，未修者未必顯性德也。但就水之一如性而觀，無怪乎文曰「自天真」。自天真者，自性天真也。自性即水之真實性，即所謂眞如性也。以天真二字表達之，無說無示，不得已而用之。天即天性，本性也，此性非先有，非後生，不在前，不列後，故名之曰天。眞者，無妄之謂，其實，亦無眞之謂，有眞則妄，眞妄相對故，此眞乃非妄非眞之眞，絕對之眞也。八功德水如常說，請檢佛學辭典蓋謂其滋澤利潤於衆生，而可得安和輕暢也。不但現前得此受用，沾此水者可滅三世無量劫之愆尤，故曰先洗衆生業垢塵。問曰：先洗之先指何時？答：指本有此能時，有水即有洗之用，洗，隨水而有洗之時也。又，非先後之先，先，性也，性爲萬法之先，根本也。又，水之用，大矣哉！而又極其廣也，衆也，但以滅衆生垢愆爲其神妙也，故特強調之曰先。又，作法之數曰先，隨施食作法加持之心感靈通而滅鬼趣之業也。下二句明相：編入毘盧華藏界，毘盧乃法身佛，其所化境，即華藏世界，見華嚴經華藏世界品，茲不贅。爲何水能徧及到報佛之全化境呢？每一法，無不有其性和相，水亦如是，水的性，通一切性，法性無內外，無始終，其能徧於華藏界者本理如是，固不待辯而明也。即水之相尙爾，佛法明宇宙組成之基本分子，所謂四大，水乃四大之一。大者，萬法組成皆由乎於他，故他能徧此諸法，諸法缺四大之一則不得成，故地水火風，同得名爲四大也。以是，水能徧入華藏界。云何謂之個中無處不超淪？答：試作詮釋，一，個中誠難確指，承上文而言，個中者，這個華藏世界之中也，此華藏界，既爲報佛之報土，其功德莊嚴，尤勝於極樂，琉璃世界，仙苑，天宮，更無能匹，處處妙絕，塵塵金碧，惡道無名，災患不涉，其所謂無處不超淪者，誠如是也。本無沉淪，強名之曰超淪。二，個中指法界理性之中，寂照一如，空有雙亡，無沉淪，無超淪，達此境界，斯所謂無處不超淪也。三，個中指各個人之心靈中，人之初，性本善。闡提尙有佛性，凡有心者，皆當作佛。據此以言，個人之心，本即佛性，明珠落於土壤之中而無損於光色，其有何障而不超淪乎！

四，指作法者意境與聖賢感招及鬼趣受法食得利益發生如此相互關係之因緣時而謂之個中，在這個因緣時節之中，感應道交，因緣配合，餓鬼受食，地獄離苦，修羅斷瞋，人天發大菩提，菩薩進修六度，九法界中無不蒙薰，此所謂無處不超淪也。

二、相

文：水不洗水，妙契法身，塵不染身；反資自己。

釋：就諸法之自他關係言，有能有所。以水而言，水為能洗，衣，物為所洗，一切塵為所洗。若就諸法之本位言，各各住於本位，則無能所，江水，河水，溝水，澮水，同住水之本位，彼此無涉，縱使因緣會聚，亦無從發生能洗所洗之關係焉！同一水也，猶同一自體也，手不自指，目不自見，其理然也。雖然，若就水，如退出本位而列於他位，未始不可為所洗，如髒水，污水，可用澄水灌射而去其塵染也。今謂水不洗水，妙契法身，乃就水之本位而顯其真相也。所謂塵不染塵反資自己者與此理通。佛家有六之塵謂：色，聲，香，味，觸，法。一法中有，單純法，法之原素，基本分子；又有複合法，藉多法積合而成者，法之綜合體，謂之和合假法。然各法住於本位，則此塵與彼塵，無從發生相染之關係焉！如其不互相染，而互相通，可能進入華嚴理事無礙或者事事無礙之境界，一多無礙、大小相融，塵塵剎剎盡圓融萬別千差一貫通，如此則塵塵妙用自在，塵塵互不相染，塵塵無不反資自己也。主持施食者小，作如是觀，功德無量，利益無邊，非徒大版腔與版調之爭取也已！

三、用

文：蠲除器界，蕩滌壇場，洒枯木以再逢春，潔穢邦而成淨土，所謂內外中間無穢，聖顯總清涼。

釋：此明此水之用也。此水明指八功德水，固非餘水可比。餘水未必盡有功德，甚而有害於人，泛濫成災，倒屋淹崖，溺生沉物。有所謂三災中，水淹初禪，火燒二禪，風刮三禪，為害劇烈。而此水則反是，非僅徒具八種功德，而亦有其極殊勝之功德焉！器世界，充滿罪惡，瓦礫荆棘，人面獸心，竊盜荒淫，盡醜惡之態，形毒螫之恙，可由此水而蠲除之。作法壇場，易滋魔障，小人襲近，甚至壇者，心懷名利，失正觀想，亦由此水而蕩滌之。又者，木枯兮凋零殘傷，得此水者行將逢春而欣欣向榮。邦家濁穢兮綱常墮，道德淪沒，沾此水者即當形成人間淨土，大同世界。到了這種

境界，自然內外中間不可得，違論其有什麼濁穢呢！若聖若凡，若幽若顯，於焉清涼，無不解脫自在。

問：此水何其有此勝德也？答：天下事，在乎人，尤在乎心。心能感物，物由心轉，就人事言，一切功蹟事業之成就，莫不由人為而致也。就法而言，法法本位，當體自在，如不形成相尅，則當相生，若再諸其功德利益，可致於事事無礙之境。現前作法之大眾，一念精誠，自可感格，獲大利益，請免紛綸，毋致分別。

法師名洗塵，人如其名，名符其實，今藉解其名而賀之。洗塵一名，就佛法言，即上文中水不洗水，妙契法身，塵不染塵，反資自己也。若就現前人事上之政治言，或法師之精神與事業言，亦有所論列者焉！余以為洗塵與維新之二名，有其相互表裏之意味者在。比如，一領垢衣在此，誰有意取而著之，以其氣臭，且不願近之視之，如有人焉，取其洗而浣之滌之，則垢染浸清除去，此豈非所謂洗塵者乎。經過一番洗滌功夫，齷齪以除，形成清新光澤之衣料，既便韞藏，亦堪潤身，此豈得不謂為維新者乎！大學引湯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法師之為人，頗近乎此，一面滌其舊污，一面發展新芬，於其在港之事業精神中得見之。茲就所見之微者而可推其大者，法師對佛之誠敬，清晨即起，任何煩忙，必先禮佛。每出，必禮佛而去，每入，必禮佛而之他，設一日，數出數入，皆必禮佛，其虔誠如此。法師對事之力行，凡百事業，與其有關者，悉不憚繁，就其力之所能者，處處做到了周到的地步。法師對人之態度，謙沖和藹，一視同人。什末大人小人，他都接待，什末大事小事要求他，他都肯幫忙。周公從政，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法師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天早上，來了幾番人，他毫不憚煩的一個一個的和他打交道，有談有說，直待溫條斯理的應付好了以後，才回到早殮席上去吃一頓大家吃完了的殘餘的早點呢！其在港的詳情，我未和他多住，恕不詳。綜上以觀，法師對於洗塵維新的工作確是做得了不少了。內明創刊，特就此拜賀法師之名，兼賀法師之人。不過，這篇文字，前半段水文，後半段是賀名的。文之體裁呢，水文一半是注釋體，又一半是論著體。文之筆調呢，一大半是文言，一半是語體，這是六個半來湊合而成的一個小品，務望大家不要貽笑！

欣聞內明創刊有感

聖印

欣悉內明雜誌創刊

綠衣人將香港洗公法師的信與徵稿簡章遞到我手裏，我得悉六
十一年四月八日佛誕節，佛教文化界將添一名生力軍——內明雜誌
的出版問世，不僅是香港佛教文化界的一件大喜事，也是整個中國
佛教文化界的一大喜訊。以後每月月之八日爲內明按月出版之日，
當然，以洗公法師以及敏智、金山等佛教長老的魄力，相信會把這
份新刊物辦得有聲有色，是可以預期的。

洗公既徵稿於我，縱然近日忙甚，也不得不草草應命，我想不
妨借創刊號寶貴的篇幅的一角，寫下我的心裏的感觸，也是我的誠
摯的心聲，以此作爲內明非薄的一份精神賀禮！

當我得悉內明行將面世的佳音，立刻心中產生了三種不同的情
緒，那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一則以賀。

做人所不願做的事

第一是喜：內明雜誌的出版，是海內外佛教天大的一件喜事。
因爲佛教文化的欣欣向榮即是振興佛教的一帖興奮劑。在末法時代
的今天，人心是特別的自私，大多數人關心的是自己，無暇去顧及
他人，生活在狹窄的圈子裏，現代組織形式化的今日，隨處可見具
有這種想法的人：「我自己過得去就好了，每月反正薪金不多，多
餘的事情一概不去管它，公家的事上頭也會負責，自己只要生活上
不致有太多的缺乏，而子女可以如意的生活下去，維持家庭的起碼
生活，還是箴默一些的好。」

如果是出了家的人，認爲：「還是清清靜靜的自修其身，多作
一事多惹麻煩，不如少作一事，但念彌陀就好。」按佛教來說，上
述的完全是小乘的自利主義的面目，只要自己好了，他人的不幸可
以伴作不知，不聞不問。這種冷酷的人生觀在社會上日益增加，而
且這種不正常的心理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善得了。多一個這類人
物，社會國家的團結精神就鬆弛一分，實在是件可悲的事。這無異

是把自己的脖子套到了自己的繩索上，只顧自己不顧他人，而把社
會予以分割的生活，使萬事都流於形式而無意義。

其實宇宙間唯會體是真善美的對象，如不知道道理，便是一種
可悲的悲哀，現代人實實在在的具此悲哀，因爲現代人多懷着自私
的觀點，而失去了全體，殊不知微小的脫離全體，則自己就要枯死
。自然，那樣的人對宗教毫無感激之心，要知對宗教具有感激心的
正是對人生的熱愛。人生的真義何在？現代人忘記了全體生命存在
的意義，忘記了宗教，也忘記了自己。

一個人應有這樣的自覺：「自己站在什麼樣的地方？自己站在
了全體的什麼地方？」若非如此，人問的生氣，生命的興奮就全然
失掉了。站在全體之上認清自己的立足點，澈底認識社會和自身立
場深入，而挖掘，而發展新的生命！我們必須以全體爲分母，展開
正當的宗教生活，這才符合了人生的旨趣。反過來說，若對宗教生
活一無反省，便不能在現世社會登達彼岸。覺悟的人是隨時關心於
一切全體的。

真正的菩薩，是自己捨棄了隱遁的修行生活，一心一意地去爲
可哀的痛苦衆生供獻身命。他救助的並非一人，五人、十人、百人
、千人乃至無數的貧苦的人。他決不爲自己一人的安心立命的靜的
修養，進而要把這種精神提高，所謂菩薩的本願應該是：能救一個
窮人脫離貧乏，就是自己的修持成就。他人貧乏受苦，自己如何能
夠安心立命，等到把一切的貧者救濟完了時，自己才得開始完成覺
悟，這是何等的偉大氣慨！其次，被救的衆生當中，倘有一人還未
被救出，則決不入於悟中。

今天世道日衰，人心澆漓，精神上貧乏空虛的人比比皆是，正
等待着菩薩去救濟，而這惡濁之世也等待着大乘行者去淨化。就在
這個適當的時候，洗公法師懷着菩薩心腸，發揮大乘利他的精神，
創辦內明雜誌，這確是做人所不願做的事，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因

此我覺得萬分的歡喜，佛教有洗公等熱心人，佛教的復興實在充滿了希望的曙光；這社會，這有情衆生因內明的萌生，必將啓蒙了他們原來的愚昧，得到全盤的淨化。

做人所不肯做的事

第二是憂：在今天，要搞文化工作是相當困難的，尤其在出版事業方面，可以說很不景氣，印刷、紙張、工資……一切的成本都在漲價，但刊物出版以後是不是有那麼多的讀者接納它，訂閱它，還是很大的疑問。我不知道香港方面的出版情形是否像台灣那樣的？但我們常聽人說：「如果你仇恨某一個人，不妨叫他辦一個雜誌刊物看看。」由此可知辦雜誌是如何的不易！

我創辦慈聲，慈明姊妹刊物，對於辦雜誌的個中辛酸，了解得很，所以我站在同道而又同行（同辦雜誌）的立場，認為洗公等辦內明雜誌，真是有別人所沒有的非凡的毅力與勇氣！不但使人驚奇，更加使人欽佩！

我之所以說心懷憂慮，是辦雜誌困難重重，遠非一般讀者想像得知，當然最主要是要擁有甚多的基本讀者，讀戶越多，經費充足！則刊物的慧命越長，其前途也越輝煌！其次如每月稿件是不是能達到理想而無有匱乏！印刷廠是否能守合同信用不予拖延使得如期出版！

但是事在人爲，往往世上有許許多多的困難艱苦都可以在人爲的努力下一一克服，況且經驗豐富的當代法將佛教名人洗公法師，是一大智大能者，諒必具有旋轉乾坤的力量，化難爲易，打破一切未來的難關。再說，「明知不可爲而爲」，更是菩薩無畏施的精神的表現。

一代科學家居禮夫人說過一句不朽名言：「我要去觸那天上的辰星！」天上辰星如何能觸摸得到？其中寓意是十分深遠的，後來，歷盡艱辛，居禮夫人發明了現代醫學上不可缺的鐳的元素，備受舉世的推崇。

我很相信，洗公能把內明這份刊物辦得有聲有色，而且能順利的克服層層的困難，但願我的憂慮是多餘的。

俗語說：「賠本生意決不做」，辦雜誌吃力不討好，這在別人無論是如何都不願嚐試，不肯作爲的事。但洗公法師一肩挑起，做

人所不肯做的事，因爲滿懷了高尚的「上求菩提，下化衆生」的心境，而作人間的表率，貫徹出家志求佛道的精神。

洗公啊！容我在此向您敬禮！

做人所不能做的事

第三是賀：淨化世間正人心思是佛子責無旁貸的責任，在邪法猖獗公理衰頹的今日，多少苦難的衆生在災禍中急待佛法的拯濟，黑暗裏需要佛光的指引，這個時候，有情衆生最需要佛法滋潤的時候，內明應運而生，無異陰霾後的日出，帶給衆生多少光明，多少溫暖，多少希望！

釋尊當初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他的來到世間，給世人以無限的信心和希望。今天洗公法師具足「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擔負起別人不能勝任的沉重的使命——佛教文化的前鋒，去開拓人們精神的領域，何嘗不是一殊勝因緣的促成，認爲因緣成熟，化導衆生時機已至，毅然而然，不顧一切，以其內涵充足的菩薩的慈悲智慧，彰而爲外在莊嚴的無量的光明，將使黑暗惡濁的苦難世界自此大放光明！這件事如果不慶賀，還有什麼事更值慶賀的呢？我深深恭賀洗公法師實現了大乘菩薩的救世的理想，更爲復興佛教帶來了無窮的希望，因爲佛教文化的發達是使佛教振興唯一正確的方向！同時我更爲讀者們慶幸的是：將因「內明」的洗滌，淨除內裏的穢濁不淨，發掘內底的寶藏，產生內在的般若；從而身心淨化，彰顯了本具的，永恒的光明。

內明雜誌社

弘揚佛法
淨化人生

白雲

新年對新應有的新認識

演培講
淨聰記

—佛曆二五—六年夏曆正月初十日講於般若靈峰講堂—

諸位居士！一年易過又新春，時輪飛躍的向前推進，說來真是令人可畏！去歲夏曆十一月初三日我回台探視親教上人印公導師的慈體違和，不意竟在外度歲才回來。所幸新年剛剛開始，循例首向諸位賀個晚年，恭祝諸位新春法喜，萬事如意，身心安泰，福慧雙增！

新年是對舊年說的：過去的一年是舊年，剛來的一年是新年，所以我國向有「除舊更新」，「送舊迎新」之說。殊不知年月是假名的安立，根本沒有它的實自性可得。過去認為是新年的，現在已經成爲舊年，現在認爲是新年的，過一時期又成舊年。

無實性的時間，在這樣不斷的推移下，那有什麼絕對的新舊可說？所謂新年舊年，只是人們附加時間上的一個段落，在時間的本身，沒有新舊可說，唯是一味的長流而已。由於人們把時間劃分爲年月，所以年年有新年可過，這，不但帶給人們一個新的希望，又無異告訴人們時間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就新年帶給人們的新希望說：在一般人的觀念中，總以爲過了的一年，是諸多不理想的，即或這一年，不是沒有什麼進步，亦即實現了他年初的希望，但到年終回顧過去這一年時，不期然的會感到不滿足，好像在過去一年中，什麼都沒有得到，亦即原有的希望已經失掉，自然而然的傾向新的要求！

正因人們有這傾向新的要求，於是一年一度的新年到來，不得不再打起精神，對未來的一年，產生新的希望，希望新年的一年，能爲自己帶來幸運。這種觀念，等於承認過去一年的運氣不好，現當一元復始的時候，將那不好的舊的一切除掉，迎接新來的好運頭，好像今年有着無窮的希望在等待着他。因而新年人人喜氣洋洋！

過去的已經過去，所謂除舊可能是事實；新來的剛剛才來，所謂更新未必就得新，只是新希望的開始而已。但人類是很怪的，儘管各個希望，未必能夠實現，總不斷的在希望着。以新年的新希望說：去年是這樣的希望，今年亦是這樣的希望，來年還是這樣的希望，甚至年年都是這樣的希望，從來沒有放棄自己所有希望的！

希望是人類生存下去的一股強大的推動力，唯有對前途抱着美滿的希望，才能從艱難困苦中掙扎生存下去。一個人對於生命的生存，不再懷有絲毫的希望，那他決定無法生活下去。所以人類具有希望，並不是要不得的一件事，因此新年到來，具有新的希望，無疑是人之常情，否則的話，未來的一年是很不容易過的！

對新年存有希望，我以為是很對的，問題在於如何去實現自己的希望。真正的希望與空想是不同的，空想是不能實現的，希望是可以實現的。實現自己希望的唯一要着，就是本着希望去實踐實行。如不實踐實行，你的希望就將成爲空想，永遠陷於失望中無以自拔！當這新年開始，諸位不妨具有新的希望，更要促成新的希望實現！

就新年告訴人們的時間消逝說：在一般人的觀念中，總以爲自己於新年長了一歲，但以佛法的立場說，這不是我們壽命的增長，而是我們壽命的促短。以平均年齡八十歲說：如人原來是二十歲，本還有六十歲的壽命的，現在過了年二十一歲，那你未來的壽命，只剩了五十九年，這不是壽命的縮短是什麼？

最近在越南中文報上看到這麼一段對話：「請問小姐，今年尊庚？」「今年比去年長一歲」。「去年是多少歲？」「去年比今年少一歲」。「到了明年又是幾歲？」「明年比今年同樣是少一歲」！年齡雖是女性的秘密，但也由此可知吾人的生命是向終點進軍的

一刻亦沒有停留在某一據點上，讓我們抓住生命不向前進！

所以有人說：過年是小孩子的玩意兒，大人對過年是沒有什麼興趣的。生活的重擔壓在自己的肩上，固然是個原因；生命日短的暗影籠罩在面前，尤為一大主因。對無常的生命觀，真正有所體認的，新年到來，只有提高自己的警惕，還有什麼興趣可言？這在學佛者來說，更應時刻的具有此觀念，才能從精進中求取佛法實益！

生命是無常的，時間是不待的，所以學佛的我人，在這新年的開頭，只有提高自己的痛感，確認時間是最無情的。從時間的無情飛逝，看透人生的種種變化！對於現實世間的一切，自然不會太過去重視。因為時代的種種變化！對於現實世間的一切，自然不會太過去重視。因這時代的變化莫測，儘管是來得多麼快，但有一點仍是確定的，就是對於自己前途的沒有把握，似乎現在比過去來得更明顯！

因此，值斯新年新歲，如何把握時間，不再讓它空過，實為重要課題。古人有四句話說：「歲舊陋習去，新年朝氣來，時去不復返，前進莫蹉跎」。舊歲的確是一年一年的過去了！陋習是不是真的隨之而去？我想誰也不敢作肯定的答覆。做個新時代的人物，如何改革陳舊的陋習，使其適用這個太空時代的新社會，要為當務之急！

至就把握時間說，更是不可忽視，要知時間一直向前奔放的，過去就過去了，決不會再回頭的。所以當此「大地回春」，「春意盎然」，「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新春之際，對於時間如能善為把握，不但使自己的福智，獲得合理的進展，就是對於一切的一切，亦會達到真善美的新天新地的新境界！

年復一年的新年，從人類面前過去，並為人類帶來了新時代，促進一切新事物的出現，且給人類以一新希望。但所謂空前未有的新，是不是為人類帶來新幸福？擺在面前的事實是個「不」字。如新時代下所出現的「嬉皮士」，放蕩形骸，淫亂縱慾，不但戕害自己的身體，亦復擾亂社會的安寧，此真所謂「新奇有餘，為福不足」！

因此，不論時代是怎樣的創新，在這世間做人的我們，都應開發自己本有的智慧，培養自己高尚的德性，不特不應為眼前所見的

許多新玩意之所迷惑，而應竭力的除去新事物中的毒素，以免受其所毒害！唯有如此，那你在這新年新氣象的新時代中，才能做個不隨俗浮沉的佛化新人，以建立自利利人的事功！

世法尚且勉人「前進莫蹉跎」，要求生命解脫的佛弟子們，怎可讓時間悄悄的溜去？每晚做晚課餘，大家所唱普賢警眾偈說：「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一天過去，壽命尚隨之減短，一年過去，壽命自更隨之縮短。想到這個生命飛也似的向前邁進，試問這個新年到來，還有什麼快樂可言？

古德開示學人修學，常舉「一年三十晚上到來」的這句話，以提醒學人的精進修持。世人大都有個通病，就是不論做什麼事，久而久之，就會生厭而怠惰下來！設若時刻記得「一年三十晚上到來」，感到來日無多，如不精進行道，一回頭又是百年身，怎能獲得畢竟大樂？是以於新年中，如何痛念無常，實是極為重要的一著！

新年開始，一般都愛聽一些吉利的話，你為什麼不隨順眾生這樣講，反而說了一大堆洩氣的話，豈不有違眾生的願望？隨順眾生的願望，是順生死流的作畧，不是導人趣解脫所應有的作為。為使佛法行者逆生死流，不得不本佛法的真義，向諸位說些老實話，以期諸位能一年一年的逼近解脫，不致再在生死流中蕩來蕩去！

諸位應知吾人的生命，在時間的長流中，是不絕的流來，又不斷的流去，同樣是在不斷的創新，而新生命的再生，亦如新時代下的新事物，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因為生命的創新，是以業為其動力的。動力的業因是美善的，流來的新生命就是好的，動力的業因是醜惡的，流來的新生命就是不好的！

這末來說，吾人生命，不論改換怎樣一個新的面目出現，總歸是不究竟的。正因如此，這才需要修學救人救世，以及自我解脫的佛法。唯有得到自我解脫，才可說是真正獲得新的生命。要想達到這一崇高目的，唯有信奉佛法，依照佛法實行。在這新年期間，諸位來此修學佛法，可說是有大福大善根的，不可看輕及辜負了自己！

一般不知新年到來的意義，反而利用這個新年期間，一味的追求歡樂的享受，以為值此良辰美景的新氣象中，如不好好的享受一番，未免太過刻薄了自己。於是在新年中，到處所見到的，無非是作物欲的追求，從未發現有人在作自我的反省，以期德行從佛法的

(下轉第廿二頁)

華嚴宗的性起思想

▲聖嚴▼

本文原爲用日文寫成，向學校繳卷的一篇研究報告，（編者按：日本立正大學）
今因內明雜誌索稿，將之譯成中文應命。——作者附記

根據佛經的記載，釋迦世尊的成等正覺的內容，便是覺悟了諸緣起的宇宙真理，諸法即是宇宙的萬象，人生的原理，便是這一緣起諸法的中心，由人生爲中心，引動緣起的諸法，形成宇宙的萬象。因此，一但解決了人生的問題，宇宙的問題便可迎刃而解。換句話說，釋迦世尊的解脫或涅槃之道，便是徹悟了宇宙人生的諸法，不過是由緣生緣滅的幻景而已。

在緣起的假象之中，僅有暫時的幻現景象，沒有永恒不變的自我，外境的剎那變異，內在的心理活動的變遷不已，即可理解到一切的一切，無非由於因緣的聚散，所造成的幻影，要想抓住一個永恒的不變的「我」的自體，那是不可能的。既沒有宇宙的大我，也沒有個人的小我，所以佛陀的成等正覺，別無他義，乃是證悟到了諸法因緣生的無常無我的宇宙真理。

因此，緣起法的理論，乃是通於大小乘的佛教的基本觀念，如果離開了這個緣起思想的基本立場而談佛法，那便不是佛法。所以，佛教自從釋迦世尊在二千五百年之前，於印度建立以來，雖然在世界各地，發展成了各種各樣的宗派的特色，但却沒有一地或一派的佛教思想，敢於違背緣起思想的基本理念。不過，由於宣揚者的不同，而將緣起思想，作了各種方式的表現。

一般而言，所謂十二因緣說或十二緣起說，乃是最基本的，也可說是代表性的緣起思想。這是說明人生的存在，以及其產生循環存在的十二個焦點，這十二個焦點是每一個人（衆生）所必然具備的，通過這十二個焦點的過程中，即和外在的宇宙發生種種的關係。所以，人生的內在宇宙之中，即含有外在的宇宙。以十二緣起說明人生問題之際，同時也即說明了宇宙問題。因此，若以哲學的觀

點來說，十二緣起說，即是本體論及現象論的基點，也是人生論及道德論的所依。

不過，在佛經中看來，十二緣起雖爲一般的通說，却不一定處處均限定着用十二個數目的焦點來說明緣起的道理，而是有着各色各樣的緣起說。此一原因，已如前述，乃係由於宣揚它的人物及時地之不同，而有若干的差異。

從小乘經典中看，緣起說乃是出之於漢譯的阿含經，以及巴利文三藏的尼珂耶。從學理的發展面看，則有從小乘的阿毘達磨之中的討論。但是，若要發現對於此一緣起理論作更純密更徹底的論究者，那就要待之於大乘佛教的緣起論了。至於大乘佛教的緣起觀，最富代表性的，便是龍樹菩薩所說的諸法皆空，以及世親菩薩的諸法唯識的學說了。這是印度佛教之由小乘到大乘的緣起說的開展。

佛教到了中國，對於以上新介紹的緣起說，又產生了新的解釋，那便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題，性起思想的檯頭，是基於晉譯的六十卷華嚴經卷三十四的「寶王如來性起品」，將緣起思想，轉而成爲性起思想。這是在華嚴宗的大思想家的努力之下，把性起說作爲華嚴學的根本，發展出來成了華嚴哲學的最大特色。也就是說，華嚴哲學的特色，即是基於緣起思想發展而成的性起思想。與華嚴宗的性起思想對比，則爲天台宗的性具思想，爲其實相論哲學的特色。所謂性具，乃謂衆生（人）於當下的一念之中，即稟具着三千世間的功能，此所謂性具，是在本來的心性之中，已經具足，而非從外向內注入的，這一天台哲學的根本概念，將在另一篇拙文「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之中，詳爲論述。

總之，性起和性具，是代表着中國性宗思想的一乘教義的獨到

之處。因爲性起是立足於緣起的發展而來，但其不在說明緣起法的現象，而是不動的法性；天台宗的性具，則爲說諸法的實相之中，即具有三千世間的一切現象。

再說，所謂「如來性起」，意謂從如來性而生起諸法，但却不是如來的性起，而是說如者性也，來者起也，故名如來性起，是故如來即性起。可是，如前所述，性起便是緣起，何以另說性起呢？實則，緣起的範圍包括一切佛法，性起自然也在緣起思想之內。不過，爲顯華嚴的一乘教學的特色，故於一般的緣起之內，另立性起之名。緣起說通用於大小乘的各派佛教，性起說僅爲大乘佛教，特別是大乘佛教的華嚴哲學，用性起之說，來闡明緣起思想。

關於性起和緣起之間的關係和差別，就法藏賢首大師的見解而言，在他的「華嚴問答」之中，有如下的辨別：

「問：性起及緣起，此二言有何別耶？答：性起者，即本具性，不從緣有；言緣起者，此中入之近方便，謂法從緣而起，緣起無自性故。起本具性，即其本法，性不起中，令入解之。其性起者，即其法性，一切法性，即其無起以爲性故，即其法性，皆以不起爲起。」①

此即是說，所謂性起，是本來具有的法性，法性無起可言，所以不從緣有，除了不起之起，別無可起，是謂性起。至於緣起，是以本來具於法性之性，從緣而起諸法，緣起法的本身，則無自性可言。

若以性起是於法性本來具有性之，何故又說性起之起呢？對於這個問題，在華嚴二祖智儼的「孔目章」，曾經說到：「在大解大行，離分別菩提心中，名爲起也。由是緣起性，故說爲起。起即不起，不起者是性起。」②

法藏則在他的「華嚴問答」卷下，作了這樣的解釋：

「問：若爾者，既即不起，何故言爲起耶？答：言起者，即其法性離分別，菩提心中現前在，故以爲起，是即以不起爲起。如其法本具性，故名起耳，非有起相之起。」③

此所稱的法性，即是諸法的實性，實性沒有分別執着，而現前於菩提心中，故名爲起；實性不起，而其確實現前在於菩提心中，不以故起的法性爲起。諸法本具法性，法性雖無起動之相，而仍法

性自然具足，便名爲起。所以性起之起，不是起動之起，而是以實際的存在爲起。這是存在於核心深處的無所存在的存在，不是從存在的宇宙本體產生的現象的存在。現象的起，是幻現的存在，法性不起的起，方爲絕對永恒的存在。不存於緣起的現象界，實存於不動的本體界。更是注意的是「菩提心中現前在」這句話，乃是由於清淨真實的法性，不存於煩惱心中的觀念而來，煩惱心屬於妄想分別，是緣起法的染污法，是無自性的無常無我的現象或幻法，與不動不起的法性不相應。因此，至相大師智儼的性起思想是唯淨的。

但是，煩惱染法固然不與清淨不起的法性相應，此一法性乃是宇宙的本體，所以遍於全宇宙的法界。法性既在清淨的菩提心中，那末，清淨的一心，即是全體的法界了，此一清淨的心體（法性），雖却分別的妄念，所以，如來不能用語言及動作來將此一心法，傳給大眾，他要入了師子頻申三昧，始能以心傳心，而使大眾頓證法界法性，這便是不起而起衆生的不起之起了。這一思想，即是站在一心的立場，發揮了圓頓教義，表現了教禪一致的特徵。

華嚴宗的性起思想，本來基於淨心緣起觀而成禪教融合，這是與禪宗思想的關涉之處。另一方面，華嚴學者也接觸到了，天台的性具思想。正如衆所週知，天台唱導的性具，是其特色，同時，性惡說也是性具內容的一個焦點。因此，由智儼及三祖法藏而主張性起之說，乃係配之以淨緣起觀的，到了四祖清涼國師澄觀，却將天台宗的性惡思想，導入了華嚴宗的教理，自此以後，在華嚴宗內，對於性惡的觀點，便產生了贊否兩流的想法。

如以上所說，華嚴宗的性起思想，是由二祖智儼及三祖法藏，確定了它的理論，經過四祖澄觀及五祖宗密的繼續發揚，便形成了能和天台宗的性具思想，相並對峙的一大特色。

若從文獻上考察華嚴宗的性起之說，恐怕要以智儼的「搜玄記」爲最早提出性起之說的著述了。可是，我們知道，這部書是於至相大師二十七歲那年完成的，此書的內容，有很多地方是採取了地論宗的慧光及慧遠的「華嚴經疏」的立場，因此，他的性起思想，多少也可能是受到慧遠等人的觀念而形成的，所以，真正屬於華嚴宗自己的性起思想，要待法藏來把它完成。

當然，性起思想既是緣起思想的一個分支，它的源流，必可追

溯到印度的教典。那就是晉譯「華嚴經」的如來性起品，以及「究竟一乘寶性論」中的如來性起的思想。對於這個問題，已有日本的高崎直道先生，寫了一篇專論。^④

在中國，地論宗南道派的慧遠，在他的「大乘義章」卷一的闡釋「佛性義」中，對於「性」義，作了四種界說：①種子因本義、②體義、③不改義、④性別義。其中關於性起之性的最重要的，是「體義」及「不改義」。體義者，即是真識心、法身、佛性、諸法的自體；不改義者，即是「因體不改、果體不改、因果自體不改」的諸法實體不改^⑤。慧遠另在他的「大乘起信論義疏」卷上說：「非改名性，理體常故」^⑥。這個「理體常故」的「理」字，即是宇宙本體的絕對性，將「理」視為宇宙的絕對性，乃是六朝時代的共通想法，所以慧遠所說的「理體常故」，亦當是六朝時代的思潮所趨。而所謂的「常」，即為永恒不變，因而接着所說的「不改」之義，便被法藏用來解釋性起之義了，即在法藏的「探玄記」卷十六，說到「不改名性，顯用稱起」。^⑦

慧遠所說的性，是真性或如來藏性，故在他的「大乘義章」卷一中說：「真者，所謂如來藏性。恒河佛法，同體緣集。不離、不脫、不斷、不異。此之真性緣起，集成生死涅槃^⑧」。他講真性緣起，已接近了性起思想，但尚未及以性起的明朗化。

到了智儼，便承受了慧遠的「真性緣起」說，展開而成了性起思想。即在他的「華嚴五十要問答」卷上所說的「一乘唯一心，顯性起具德故，如性起品說」。到了他的「孔目章」卷四的性起章，更進一步而對性起的定義作了規定：

性起者，明一乘法界緣起之際，本末究竟，離於修造。何以故？以離相故，起在大解大行，離分別菩提心中，名為起也。由是緣起性，故說為性。起即不起，不起者是性起。^⑨

此中所說的「一乘法界緣起」，即是表明有別於三乘的緣起。故以「一乘緣起」來解釋性起之義，籍緣起諸法而來表明本來不起的如來藏或諸法的果性。

其次，若理解智儼的性起思想，對於此一思想和曇遷的思想之間的關連性，他是不能不加考察的一個論點。對此問題已有日本的鎌田茂雄博士，在他的「中國華嚴思想史之研究」一書之中，以「澄觀的性起思想」為題，作了詳細的分析。他說智儼是根據華嚴

經的性起品為發足，又受了曇遷的「亡是非論」以及達摩禪等的影響，乃形成了華嚴宗的性起思想。^⑩

我們一再說到性起思想是發端於華嚴經的寶王如來性起品，它的內容究竟怎樣呢？在我們所見的則有如下一段極重要的經文：

「如來性起正法，一切如來平等智慧光明所起。一切如來一味智慧，出生無量無邊功德」。^⑪

對於這樣的經文，賢首大師法藏，在他的「探玄記」卷十六，便有如此的解釋：

「不改名性，顯用稱起，即如來之性起。又真如名如名性，顯用名起名來，即如來為性起」。^⑫

法藏的性起說，我們若追查它的線索，乃是根據慧遠對性的解釋通過智儼的理論，加以整理和組織的強化。也可以說，智儼是重於實踐的，法藏則進而重於理論的統合。

法藏以下，是澄觀的思想，他在註釋「如來出現品」之際，論到了性起之說。即是他的「華嚴經疏」卷四十九，對於性的看法，是這樣的：

「性有二義，一種性義，因所起故。二法性義，若真若應皆此生故」。^⑬

從其「因所起故」一點來看，澄觀是站在因位的所謂性起趣入的立場，故不同於法藏之站在「果上現」的立場了。澄觀在其「演義鈔」卷七十九，說明性起有二義：①從緣無性為性起，②法性隨緣為性起^⑭。又對緣起即性起之點，作了說明：於緣起而言，有染淨二種，若以染奪淨，即屬衆生。

繼澄觀之說而起的人，即是五祖宗密，在他的「華嚴經行願品疏鈔」一卷^⑮，便說到了性起問題。他說，一法界心分成二門而成諸法，二門者便是性起門及緣起門。性起是起法界性之全體，而為一切諸法。宗密是站在自身為法性宗而與法相宗作比較的立場，論述性起思想，他以為唯有性起思想，才是法性宗的特質。

性起思想，既是華嚴宗的一大特色，自非這篇短文所能詳述，以上不過是將此一思想的歷史過程，及其概念，作了簡要的介紹。

（註）

①法藏「華嚴經問答」卷下

大正藏四五卷六〇九頁。

②智儼「華嚴孔目章」卷四

大正藏四五卷五八〇頁。

（轉下第二十四頁）

三人同行

日本京都妙心寺派管長
全日本佛教會副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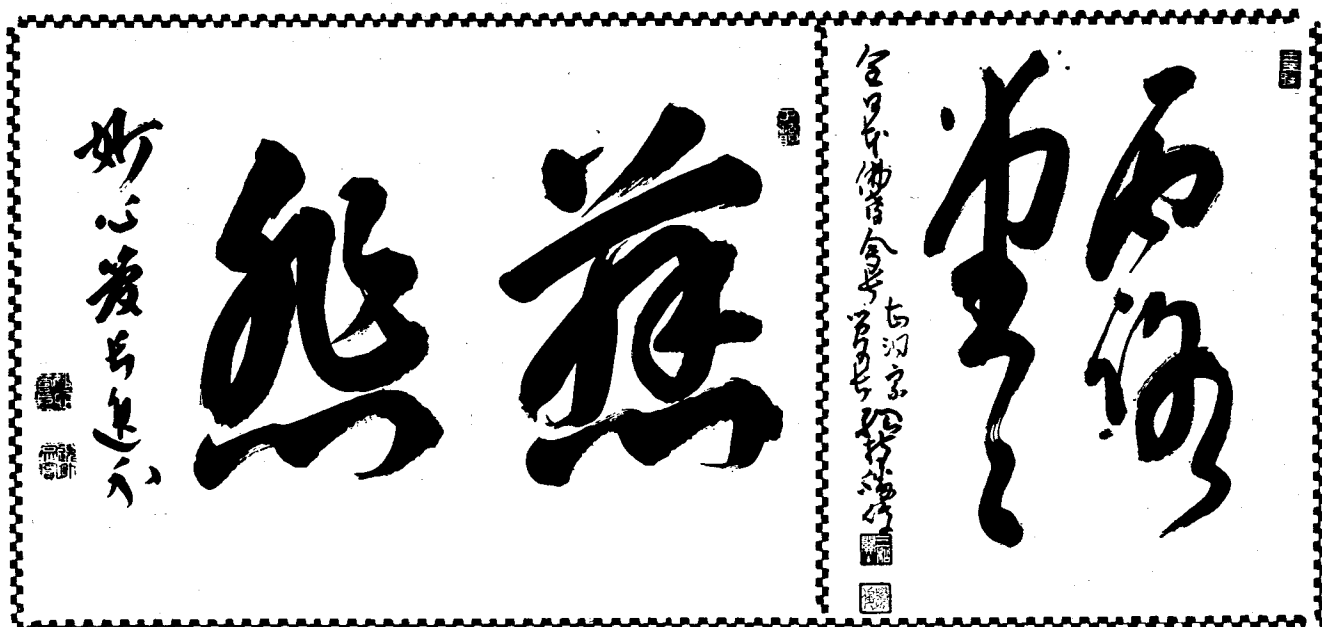
梶浦逸外

現在我是天下第一號的幸福人，我與釋迦佛，無相師（妙心寺開山）三人同道親蜜生活，於今已是迎接第七十六春。

一般說，人人生前必須各在其母胎內隱待十個月，而自我出世那天起，就不曾間斷的罹疾種種病患諸如胎毒、眼疾、腹痛、肋膜炎等等。直到我出家學佛為止，經常脆弱的在母親的襁褓中生活；而且每天每天總要聽母親講一些她從法師那兒聽來的佛法，然後才安靜入睡。在漫長而病弱的十二年間我這樣的接受了母親的教育。母親的話語中常說，人們做了壞事必會墮地獄；對於地獄，在我幼稚時代的心靈裏特別覺得害怕，我哭求允許我出家修行，十二歲那年終於獲得父母的同意。

就在離俗出家的前夕，我跟著母親走到廳堂跪在佛像前，她老人家懇懇的叮囑我『兒啊！從今天起你不再是你爹娘的孩子了，你已是幸福的釋迦佛的孩子，就是當了一生的乞丐和尚也沒有關係，好好的隨從師傅，要聽話，一心修行，千萬不可在釋迦佛的慈潔臉上塗泥巴喲！』能得如願出家，我高興的答應遵守母親的教誨。

從那天起，我始終和釋迦佛、和我的師傅，三人同道在佛法的理想境界裏修行精進，任何時候都覺得生命中充滿無量的幸福。現在在沒有預料中我還榮幸的掌任大本山妙心寺的管長職，今天我很感謝這甚深的因緣，使我能傍守故人開山大師的靈塔（微笑塔）並且在追求真理的路途上永遠三人同行日夜繼續修持實踐。每天但求能多一人接近佛法，願人人能在無上的佛道中覺醒同嘗甚深妙法。



賀外逸浦梶長會副教佛本日全

賀長會教佛本日全

「東南亞佛教見聞記」

自序

袁雲

民國五十七年，作者將過去在各佛刊發表的文章搜集起來，出版了一本「宏法散記」，從那時開始，我就決心不寫文章，更談不上出版什麼書了。原因是年屆知命，幻軀多病，正如韓愈所說：「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身兼數病，高血壓、糖尿病、心臟擴大，風濕等病）。醫生一再警告：「不能用頭腦，不能勞累」。唉！「老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五十八年成立念佛堂，每天四支香，老實念佛，不再幹那些舞文弄墨的勾當；套句江湖術語，「封刀歸隱，退出武林」。

自從我退休之後，時常遇見看過我們的居士們，他們見面就問：「法師！最近有沒有新的書出版，我最喜歡看法師著作的書！」使我聽了，心中有說不出的難過，和安慰了。難過的是，自己不能再寫什麼，心有餘而力不足；安慰的是，我那些不登大雅之書，就有些人喜歡看。我只有苦笑著說：「我已封筆退休，以後恐怕不會再有書出版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既然決心歸隱，為什麼現在又「再度出山，重作馮婦」寫成這本見聞記呢？聽我慢慢道來。

五十九年春，作者隨團出席香港世界弘法大會，及二次世界華僧大會；在港九訪問十五天，回台在善導寺吃飯時，大眾佛教主編成一法師說：「你們去了幾十個人，有那麼多的法師，為什麼連一次新聞報導都沒有寄回來？大眾佛教還是從中央日報上，剪下的消息報導的。」我因決心不寫文章，所以在港九各地參觀，人家分發資料介紹，我都沒有帶回來，總以為本團有專人負責撰稿，我就懶得過問了。回來經成一法師當眾責問後，心中有說不出的滋味，我們有那麼多人去，為什麼不把當時的見聞介紹出來呢？可恨自己不能絞腦汁，不然我一定要寫一篇香港佛教的見聞。小徒慧嚴，自告奮勇的一定要我將在香港的見聞，對信徒們講，讓她來整理記錄出來送菩提樹發表，這就是寫此書的最初動機。

事前朱斐居士因事南下，到蓮社來看我說：「法師很久不寫文章了，菩提樹讀者，都很喜歡看你的文章，不寫文章，實在可惜」所以這次我的見聞記，刊登菩提樹，以慰讀者謬愛之心。

二次隨團出國訪問，在越南堤岸龍華寺與香港覺光法師等談到我著的「香港佛教見聞記」時，他們一頂一頂的帽子往我頭上戴，天氣那樣熱，實在吃不消，覺光法師說：「我們佛教會將你法師的那篇文章譯成英文，有外國朋友來，我們就送他一本介紹香港的佛教，可見我們對你法師的文章，如何的重視了」恒越法師也說：「我每見到佛教月刊，先看你老的文章，香港佛教見聞記，我都是在床上一口氣看完的，看其他的文章，看不到一半，我就呼呼入睡了」還有吉峰法師，因喜看我的書，買了一支珍貴的鋼筆送我，指定用它寫各國佛教見聞記，他們這些話，使我既感動又慚愧，還有越南、泰國、星馬各地僑胞師友們，都對我那些淺俗之作，喜愛讚嘆，承師友們如此支持鼓勵，弄得我欲罷不能，只有再現醜一次了。

爲了不負師友們的期望，訪問期間，每天都抽時間深入各佛寺、學院、社會、民間實地採訪，仗佛光明慈佑庇護，在這一個月訪問期中，沒有一天有時間午睡，有時利用更深夜靜，大家入睡後起來寫當日的見聞，甚至在飛機上也沒有休息，所幸血壓竟沒有步步高昇，讓我順利的完成訪問工作。

這次承各地熱心的華僑居士們協助我很多，尤其越南的陳輝，李廣圻，薛月照三位居士，他們輪流抽時間陪我走訪各地，傳話通譯，爲我找資料和相片寄來。在泰國有報恩寺仁得法師，供給我泰僧出家 and 還俗等儀規，華僧在泰的發展經過。楊乘光居士將他平時剪報保存的「泰國掌故」割愛送我參考，回台灣時，悟一法師送我一本「檳城散記」，我真是得天獨厚！使我獲得珍貴的參考資料，作者這裡向以上諸法師居士敬致無上謝意。今後如有機會，還想去印、菲、日、韓等國訪問，完成真正東南亞佛教見聞記，不過，這要看時節因緣了。

各地法師供給成相片資料很多，不能一一錄用，敬請原諒，更難得的是陸劍剛居士請前司法院長謝冠生長者書面題字，這是他老最後的墨寶，尤足珍貴。慧嚴記錄，慧日抄寫，朱斐居士爲本書編校出版，一併致謝。

民國六十一年三月作者序於鳳山佛教蓮社

六祖衣法傳授的 一些經過

— 壇經「行由品」之闡述 —

。 胡 信 田 。

唐，釋法海「六祖壇經箋註」丁福保「箋經雜記」中有云：

「獨處不能謹，口誦不能實行，徒以經典梵貝，嚴飾乎外，偽也。欲以虛偽之善，蓋真實之惡，自可欺，人不受欺；人可欺，佛亦可欺乎？」

禪家所有語言，皆機鋒相對，因病與藥，使參問者捨去執見，直入中道而已。故圭峯禪師曰：性不易悟，多由執相。故欲顯性，先須破執。」

以此論之，佛道首重協調，故主因緣，既主因緣，那就不是單方面的問題，可是，水有源，木有本，事有始。源也、本也、始也；始與終、本與末、源與流，其間，必然有一個主從關係，先後問題也。所謂主也、先也，這是一個基本問題，何謂基本問題？一言以蔽之，曰「性」而已矣！性者何？死生之所寄，言行之樞機也。得性有法否？答、去執即是。去執有便否？答、因病與藥即是，人有八萬四千念頭，即有八萬四千言行，事業與煩惱，而佛有八萬四千法門以克之，即所謂「方便」了。

佛法雖講相對，但它是講即空而有的方便，不是講實體執着的相對。

以自私為本質的人，絕沒有為他的德行；唯有無我的人，才有緣起正覺的真情。

六祖之成就，衣法之傳授，其經過是：聞經悟道，破柴踏碓，菩提無樹，三更受法、心動旛動，為眾說法。從這六個項目中，便可以見到大師的一些前因後果，甚至他的影响，都是貫穿宇宙，充滿人間的。

一、聞經悟道——一個智者之人，能夠聞一知十，舉一反三，是由明而來，明而來者，性也；誠而來者，教也。誠，由致知而得，性，本來俱有。誠，在言行上，可靠性有等級；性，在人體中聖凡平等。

道在心悟，心悟之媒介為耳聞，耳聞入於心而起靈感之反應，經過懷疑（這是什麼？）辨別（應該怎麼樣？）而成確定（就是如此），（若果是由文字認識上是俗諦，下層小乘。人若果擺脫不開這些，永遠逃不出是非之門，這就是所謂理障，為何理障？沒有離開物的世界，被糾纏在現實裡。現實是泥，泥能生蓮花，可是花的開放，必須離開泥，才能顯出它的清新脫俗！道在心悟，亦復如是。心悟的三大步驟：一是靜修；二是動悟；三是過慮。

水止見影，一個人在流水之傍修道是很危險的，但是，靜中悟道如空穴來風也同樣地可怕，因為動中悟道是藉因果，如棒喝，杯子落地，所謂「真空妙」，「空中不空」，這是指的佛經不是指的我們，若不先破我執，由修而悟達到「真空妙有」之境地，是欺已誤佛之甚也。為什麼要有個「過慮」呢？因為修，悟之後，道體瑩澈發光，如同沒有開關的電源，不易控制，要想運用得宜，必須有個手煞車，而道體的手煞車為「過慮」，過慮的要件是大腦，大腦主判斷，多寡，真偽，方向弄清楚，則百發百中，出俗用俗，真空妙有，空中不空之境界由此而來。

能夠「聞經悟道」的，先天的慧根要夠

，後天的經驗要有。慧根好似一塊璞玉，玉愈好，外層的包皮愈厚，愈醜，而經驗的斧頭愈大，愈利才能破石見玉，而六祖大師由賣柴苦夫而成釋迦佛祖的眞傳第三十三代繼承人（佛祖釋迦至達摩爲二十八祖，達公東來中國爲第一代祖，慧公爲第六代祖）這是他老人家生前的慧根好，生後的經驗苦，苦心沒有白費，慧根未受埋沒。

大師姓盧名慧能，父行瑗，母李氏，生于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民前一二七〇年，西元六三八年）戊戌二月八日子時（長阿含經，二月八日佛出生，）是時，白光昇空，香氣盈屋，天明，有二僧來，示名「慧能」：「慧者，以法慧施衆生；能者，能作佛事。」夜，神人灌以甜漿，故師未嘗飲乳，大師幼年不但孤，而又貧，其苦可想像而知。

大師之父原籍直隸（今河北省）之范陽縣，武德（唐高祖李淵）間謫官新州（在廣東）爲民，由于爲官日久，不善生計，心境的抑鬱，環境的變動，使他失去適應與生存的鬥志，一病不起，與世長辭！之後，母子由新州遷至南海，大師年已弱冠，體甚壯，故登山負重，不以爲苦。靠山吃山，大師之家，留落播遷，母子相依，別無遠親近姻。怎樣處人？如何實行新生活？這是一個重大主題，大師的唯一本錢那就是體力，唯一的願望那就是孝養老母。

這位未來的六祖，在艱辛貧乏之餘，便上山打柴，於市出售，一日，在賣柴的機會中，聽到一位客人誦經，心生歡喜，開悟明理。

大師遂問客人說：

「適才先生所誦何經？」

客人答曰：

「是金剛經，」

大師又問：

「如此經典，何處得來？」

客人答曰：

「我從蘄州，黃梅東禪寺得來。」

一聞開示，即採取行動，改造生命的前途，可見大師慧根甚利，心有主宰，不爲世俗所阻，在家，爲人中之人；出家，爲僧中之僧其因在此，那位客人的金剛經，大師可以借來抄讀，跟人誦習。既是佛教徒定有慈悲化他之心，若否，客人也不會原原本本的告訴大師，既告訴大師，是客人有成人之美而大師問話至此不再作進一步的追究，自然有他自己的第二步計劃，他的計劃是：經是聖者之話，聽了，凡能入聖，永不迷惑，明了自性，當下成佛。但是，有些規矩、傳統、環境，百聞不如一見，否則，外迷是相，內迷是空，皆不恰當。于是有黃梅之行，參禮拜師主意一定，出家是行善，信佛是慈悲，但是，不能捨近求遠，置老母于不顧，爲此，大師發生了恐前的痛苦，憑昔因緣，蒙一地方父老贈金十兩，藉以贍養老母，于是有黃梅之行。大師安頓母畢，畧予整理休息，與母話舊，一日，大師同母親在新興縣的南鄉村旁相別，慈母的叮嚀，遊子的牽掛，血淚交織，天愁地應，大師辭母處，有永寧寺，寺前有「辭母石」；四會縣之東，扶廬山脚，大師得衣鉢後，曾避難于此，建有一「六祖菴」，勝蹟所在，供人憑吊！

風餐露宿，跋山涉水，不以爲苦，未及

一月，便到黃梅（在湖北）之東禪寺，禮見五祖弘忍大師。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大師與弘忍大師初見，爲了眞理、事實、習俗，二人各持己見，針鋒相對，各不相讓，水流千里，道徑崎曲，終是入於海的；習俗不同，事實各異，對眞理之信仰是一致的。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歸結，這一「歸結」能使天地不墜、萬物一體、迷途知返，有好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而形成虛偽、排斥、壓窄的痼習，有的，一朝覺悟，超凡入聖；有的，積非成是，永不回頭，沉淪一生！人的苦樂，繫之一念，一念之不改，何談千萬？自己吃烟，教人戒酒，名雖不同，其實則一。故教人者，必勝于被教者，雖曰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師傅。這是指俗諦，而不是指眞諦。眞諦在道德與智慧，俗諦在金錢與權勢，「聖賢學問是一套，行王道必本於天德；後世學問是兩截，不修己只管治人。」其喻如此。

大凡祖傳人物，都有特殊見解，這一「見解」，他可以衡量人，也可以裁定事，他吸收一個人材，如鐵之煉鋼，木之成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之良鳥擇木，良臣擇主，也不是浮浮泛泛的。觀五祖之收六祖，六祖之參五祖，前後如鐵之煉鋼，鳥之擇木，善根、慧眼、宿緣具足，師生之情，與日而增。二人的問答，分述如後：

五祖問：

「汝何方人？欲求何物？」

六祖答：

「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

求作佛，不求餘物。」

五祖問：

「汝是嶺南人，又是獺獠，若爲堪作佛？」

六祖答：

「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獺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

在這兩問兩答裡，五祖問的絲絲入扣，六祖答的步步踏實。首次問答，彼此是見面應酬話，生人見面，什麼地方，有什麼事，此是常理至情，別人也不會注意。一旦談到地方的文野，人的貴賤，再牽涉到人獸不分的意味上，惡聲至，必反之，誰不冒火？誰不爭辯？六祖雖然不識字，年輕缺乏經驗。爲了佛性平等，他據理力爭。

大師乃一柴夫，又是文盲，聞人誦金剛經，即對人生有所瞭悟，而採取行動，三十日而到湖北。由于他明道，所以與五祖對話，如大學者、如大菩薩、如天人師佛。君子一言，快馬一鞭，博士賣驢，書券三紙，未言驢字。人，雖然平等；但，貌之醜醜，有等差；性之利鈍，有智愚，佛性雖然一般，成就分出雲泥。

二、

破柴踏碓——這是事上磨練，磨練至火候，別人不點化，自己也能大徹大悟。佛教中的漸悟，猶如水之浸潤，似儒家也；佛教中的頓悟，猶如雲開見日，似道家也。悟的境界高低，賴一悟一前工夫，因素之內容以爲斷。凡真正之工夫，必須求靜于動，動中求靜，即事上磨練。較之打坐、參禪、唸佛，效高九倍。何以故？因事上磨練，能使心志

苦，筋骨勞，體膚餓，到動心而能忍性，因心衡慮，達于極致。與無事靜坐，苦思冥想不同。縱如此，雖萬動陳前，心境湛然！有些人，靜坐，坐出魔來；養生，養出病來。是什麼道理？一是他（她）們脫離人生，靜中求動，起不來生機；二是悟前缺少學術的基本思想，悟後不免外迷著相，內迷著空，不得開佛知見也。

五祖自與六祖對話，在傍衆僧徒衛觀不去，五祖強令去作事，俾便多瞭解下實情，未等開口，六祖問：

「惠能啓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

六祖曰：

「這獺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

這時六祖退到後院，一位侍者便領着六祖認識工作環境，瞭解「破柴踏碓」的道理，此後六祖便負起了這種劈柴淨米的基本生活工夫，久之，不以爲苦。這種生活，他過了八個月。一日，五祖來到後院，對六祖說：

「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

六祖曰：

「弟子亦知師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覺。」

從這裡看，五祖警覺性之高，用意之深，六祖領悟性之大，耐心之強，都是超凡脫俗的。真是天鵝鳳凰，非雞鴨之類可比了。但是，當她們未達到羽毛豐滿，未至大澤梧林之時，總是委曲求全，避免雞鴨的損害。

故六祖在劈柴淨米的八個月中，五祖不與六祖說話，恐有小人看見加害，而六祖識相，始終工作，不到堂前。

這種師生之間的默契，可說是宿緣、天定，如水之流下，火之上升，完全是出之自然的本性。

三、

菩提無樹——寒極暖發，否極泰來，這是宇宙人生發展的一個大法則。認識得清楚。叫做智慧；把握得牢住，叫做火候；做得圓滿，叫做緣份，功虧一匱，有些人，就這樣一蹶不振，不能達到欲達之目的，叫做「沒有緣份」。「緣份一去，成功無望，以前心血付諸東流，火候、智慧反成了泡影。

所謂「最後忍內耐五分鐘。」這就是叫人萬事謹慎不得大意，小心無差錯也。人，能夠由小心而達到無差錯，方能夠論佛說法。

五祖一日召見衆弟子謂：

「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

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爲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

佛教對「生」與「死」看成兩個苦樂的世界。不要說佛教，就是連道家的老子也把身體看成痛苦之源。故曰「人之大禍在身」。也。臭皮囊、骨架子，代表房子，房子終究是要壞的；人，可以住它，也不可以住它。佛教徒對「自焚」，視爲遊子之回家。知道房子要壞，趁之空當，諸惡不作，衆善奉行

，功德圓滿，及時離開。不被動的死、不可憐的死、不損人的死，爲佛界高僧大德之死的一種理想境界；甚有自知之明。銷釋金剛科儀曰「百年光景，全在刹那；四大幻身豈能長久？每日塵勞汨汨，終朝業識茫茫，不知一性之圓明，徒逞六根之貪欲。」知爲行之動因，這就是佛教徒看透人生的地方，所以處亂世能安逸，居太平能清淨。十年前王寒生氏創立「軒轅教」始，天主教某女士罵的最厲害，獨佛教不吭一聲，于今王氏講道，經常提佛教，這就是佛教慈悲爲懷的好處。

在東禪寺中，神秀是五祖唯一的大弟子，六祖在五祖心目中，雖然「根性大利。」由于他的智慧僅五祖一人得知，又加上他在後院作了八月的勞苦工作，既未公開再見五祖，不識字：的劣條件，衆人沒把他放在心上。而他一心敬師，但未想到「六祖」的下一步。這一焦點集中在神秀身上了。神秀爲此，思之思之，夜以繼日，終於鼓起勇氣，作偈已畢。欲呈又止，到五祖堂前，心中恍惚，汗流遍體。偈，未作而抱有很大的希望；偈，已作而徘徊觀望。就這樣他猶豫不決的過了四天，十三次呈偈未得。最後改變主意，三更半夜，人不知鬼不覺的時候。一手提燈，一手執筆，把偈寫在南廊壁間，以露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心如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神秀回到房中，直到天明未能入睡。這時南廊下，多數人在爭誦此偈，五祖召見盧供奉，商量在南廊繪畫作相，忽見秀偈，歡

躍不已，轉告五祖，祖根據平日所得，知秀偈不見自性。祖令供奉到南廊壁間察視作「繪畫圖相」事，何嘗不是寓視秀偈之意——因爲五祖由窗中看見秀提燈作偈，黎明又聽到誦偈的賀聲，是以五祖一日未輕出門，夜三更喚秀入，問「偈是汝作否？」秀曰「實是秀作。」秀口中謙虛，內心歡喜。

我常有一感覺；一種新的、特殊、創造的思想，多數有獨立不群的精神。普通的智力、學識、能力的人是沒有辦法了解接受的。大凡對歷史有真研究的人，會有此同感。神秀之偈如何？能不能得祖位？先看看他有無貪心？擁護他的是什麼人？五祖一貫的主張是什麼？即可預知。

1. 神秀說：「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

此話矛盾，既不敢忘求祖位，即是想求祖位，這是心理的潛意識現，象要是真的不敢妄求祖位，何必望長者「慈悲」呢？望人愛護，即是有所需求。也就是貪心。

2. 一般普通的僧俗說「我等衆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爲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諸人聞話，總皆息心，感言我等以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理，以真假論，不以多少勝。

3. 五祖言：「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五祖平日信奉金剛經。常言「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神秀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是言有相。心是明鏡，鏡是物質，鏡，非察不亮，已沒有自本自根的靈光。心已如此，

身體毋待贅言。

六神的「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與五祖之旨不謀而合。

那些俗魯僧衆，以爲「但留此偈（秀作），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這些衆僧俗，十分之九地相信秀偈。

五祖很嚴正的對神秀說：

「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

事經旬日，神秀始終作不出來，心中恍惚，行坐不安，如夢未醒。

一日，一童子從後院過，口誦秀偈，六祖一聞，知未見性。

六祖問童子曰：「誦者何偈？」

童子曰：

「爾這獼猴不知。大師（五祖）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爲第六祖」云。

六祖曰：

「上人（童子），我此踏碓，八個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既至南廊壁處偈前。

六祖曰：

「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爲讀。」適有江州別駕張日用高聲朗讀。

六祖聞罷，言：

「亦有一偈，望別駕爲書。」

張日用言：

「汝亦作偈，其事希（少也）有。」

六祖言：

「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初學：剛剛求學，未克深造之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

張別駕一聽，其言有理。人心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眾生平等，都有佛性，別駕改了口氣說：

「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

六祖從容道來，偈曰：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此偈一出，徒眾皆驚！相奔走告：「奇哉！奇哉！不得以貌人

。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

五祖聞知，趕來南廊下人叢中察看，恐人毒害慧能大師，以鞋

擦去偈，曰：「亦未見性。」眾僧俗信以為真，又掉頭去禮贊神秀，棄慧能于不顧。

慧能的虛心、毅力機智，終使他的才華得到賞識。

虛心——童子回答六祖「爾這獼猴」如何？六祖稱童子為「上人」云。

毅力——後院踏碓八月，未到堂前，求張別駕為書，張曰「汝

也、希有」等字眼回敬。六祖以無上正覺之大智力，摧破張別駕之

邪迷心狂。

機智——何謂機智？在強有力的事實前，三言兩語，挽轉頹勢

之謂。六祖對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可輕於初學。下下人，有

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

——未完待續——

道入明苦入明心
圓如能盡血佛化道中
轉乾坤自然晨曦甫映

伯國題



（上接第十一頁——新年對新應有的認識）

修學中，在自己的身上表現出來，造成和樂社會的新氣氛！

殊不知追求欲樂的享受，不特不能在新年中求得新興趣，而且

是生命不能獲得新生的基因。大聖釋迦牟尼有鑒於此，毅然決定的

放棄高貴生活的享受，從精進不懈的苦行修學中，發現新天地，得

到新生命，完成人類從未有新的自覺，並為人類帶來得未曾有的

新氣象，使人類在新氣象中，過着自在解脫的新生活！

佛陀的新自覺不是別的，就是發現人類及萬有的存在，各有種

種不同的因緣。凡是因緣存在的，從生的一面看，人及萬物新非

故，生生不已的，充份的表現了活躍的生機。人與人間，理應順其

因緣，彼此互助合作，不當從自我出發，企圖犧牲別人來滿足自己

的利益，而應從共同利益中，完成自己的利益，才能實現究竟的安

樂！

因此，在這新年中求新，我以為唯有佛法，亦即佛所體悟的真

理，才是最極嶄新的，並且是永恒的新，有一剎那的時間會變舊的

。佛教常說的「亘古今而不變，歷萬劫而常新」的兩句話，就是顯

示這一意思。最時髦的新說：「真理是什麼？是時代的姑娘」。任

你一個時代的姑娘，總是站在時代的最前面，以得風氣之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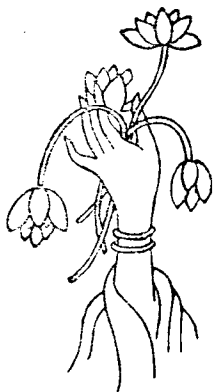
佛法的緣起真理，既是萬古常新的，值此人類登陸月球的新時

代中，我們應無條件的來追求和修學救人救世的佛法，以之來改造

世界，以之來淨化人間，以之來莊嚴佛土，以之來革新自我，以之

來鑄除自私，以之來消滅感染，實現大同世界，成為沒有相爭相殺

，沒有殘酷鬥爭的新社會，讓大家過着自由自在無有恐懼的新生活！



創刊爲弘法利生的要務

雲妙

創辦月刊不是容易的事，而是一種非常艱鉅的事業，要有地位，號召力大，品格人才，而有海內外的交際，寬洪大量，及忍辱波羅密，能具此幾種條件才能担任創刊。

創刊是弘法利生的要務，此爲出家人的重責，亦是出家人的宗旨，担荷佛法，代佛宣揚，其目的，欲使衆生出離三界火宅，同登華藏玄門，故要創刊，鼓勵衆生發菩提心，所謂：人不勸不善，鐘不打不鳴，以此刊物流通世界，使衆生閱了本刊，回頭向善，能在光明大道上去跑，不走向迷途黑暗中，以苦海漂零。然此刊物內，載有新鮮流水的白話文，如佛學論著，譯述，講述，美術、劇本、詩詞、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哲學思想，時事新聞等，無一不啓發人性，富有教育性的體材，導人向善；此刊物比藏經方便得多，看藏經，要端坐，焚香，再恭敬一點，要穿袍搭衣，看完一卷，或一部，才可休息，要有相當的知識學問，才能看得通，因其藏經義理深奧，不易看得懂有如喝夫飲河，不知其深廣焉，所謂食而不化；而現在的人歡喜分科白話文，不用思索，查字典；然此刊物，正合現時的人，對於內容文字的義理，淺而清楚，一看便懂，所謂開門見山，而且可以方便，不用焚香端坐，穿袍搭衣，可以隨時隨地振開參閱，很短的時間就可以獲知識，開暢心懷，使衆生看了知道佛教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是破除迷信的，不是迷信，是滔天一筏，黑暗中一炬燈，是救世救民的慈悲主，知佛教徒是修己以安百姓自度，度人的宗旨，使人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然最近幾年來，香島的僧尼，爲着弘法利生的事業，不辭勞苦，當仁不讓，勇敢向前，創辦佛教醫院，義學、孤兒院、養老院，慈善事業等，總是爲衆生謀幸福，爲社會培育英才，正所謂人之溺猶己之溺，人之飢猶己之飢，像這樣的慈愛衆生，如保赤子，如母愛子，母愛子不過愛其身，出家人慈愛衆生，是法身慧命之愛，能度脫衆生的生死繫縛，故勝其母愛子。

如堯舜治洪水愛諸老百姓；當初堯舜的時候，天下還沒有平定

，大水到處亂流，散漫天下各處，而堯一個人獨放在心裏憂愁，就舉用舜去佈置處理，舜便派益去掌管放水的事務，又派禹去疏通了九條大河；同時排除各河的淤積，都灌注大江裏，然後中國地方纔可以種五穀，人類才能夠生活，當這時候，禹在外面八年，三過其門而不入。堯號放勳，又幫助百姓們心力不夠的地方，更時時去提醒並施恩惠，古時聖人爲人民憂愁得如此周到。我們佛教徒亦復如是，爲着衆生的生死，不惜爲教犧牲，無時無日不憂慮衆生的生老病死，故創刊欲引導衆生，脫離生死苦海。

爲著保存國粹而創刊

初次創辦內明月刊，有三種利益；一、爲弘法利生而創刊。二、爲着保存國粹而創刊。三、爲培育佛教人才而創刊。此刊是用中文發表佛教的義理，而無形中便弘祖國的文化，及發揚光大。

然我們出家人，既爲着衆生脫離生死苦海，又爲着祖國的文化，所謂國粹；就是一國物質上精神上所有的特長，莫過於中國的文字，吾國的文學，始於儒教，儒教之祖，起自孔子，故士大夫莫不尊重，迨至始皇暴戾無道，焚書坑儒，盡裂先聖遺規，使天下人心散亂，不知廉恥爲何物，故秦代亡國之速。逮至漢代，文字之禁弛，文人之學興，武帝雄才大略，奮武之外，兼修文教，表章六經，立五經博士，使人民知禮義廉恥之防，故使漢代四百餘年的國祚，而卒賴以不墜者，武帝重儒之功德；由是以觀，始皇乃廢國粹之君，武帝乃保國粹之英主，一興一亡，古有明證。

今者西學盛行，朝野士庶，皆知以西學爲重，而不知以保存國粹爲先務，以爲無歐化，不足以救我邦家，於是上以是教，下以是學，無一不取法於歐，至使吾國從前的良法善政，經史書籍，皆舍而弗究，噫！是亦誤矣；歐學雖不可廢，然國粹尤當保存，苟無國粹，則歐學雖良，吾恐胥中國之人，皆將化而爲歐矣，故國粹乃強國的基礎，歐化乃強國的材料，無基礎則才料何由而設，况今國事多故，而猶欲棄其固有的文化，豈欲蹈德國的覆轍，步波蘭之後塵

泥！故爲今之計，當以保存國粹爲先務，而後取西學之長，以補吾之不足，今佛教徒有鑑及此，故創刊順便弘揚祖國的文化，以保存固有的國粹。

爲着培育佛教人才而創刊

佛徒創刊爲着保存國粹，同時又憂慮到佛教的人才，現在港地的僧才很少，不觀香港佛教月刊上，每月一本月刊上，只見固定的一篇文章是本港出家人作的，其餘陸陸續續的，有時有，有時無，都是外地人投稿多，故內明創刊人爲着培育佛教人才起見，故創刊便利學者研究，及練習文字；然人才爲佛教的元氣，而學業爲人才的基础，蓋雖有其才，苟不學無術，終不能救佛教於危亡，故人生首重於學，學有無爲學，以有爲學，如禪、密、律、淨、如果有人從此四宗之中專門取那一宗去用功修道，功夫到了家，自然得証無生，無生，是從有爲法上，用苦功而來的；如參禪，能照顧話頭，功夫用得切當，這話頭是無生，無生便是無爲。念佛能念到一念不生，不生便是無爲。何謂有爲，如研究佛學，儒學，及各國語言文字哲學等；此各種用功的路徑，將於內明月刊上出版面世，很透徹的給學者究研，現在佛教各學校在港九新界很多，我想此有爲的學問，能夠勇猛精進的話，不數年中，就能訓練一般佛教人才出來，替本刊服務寫稿。

要怎樣去創辦月刊

創辦月刊是一種非常艱鉅的事業，首先要預備經濟的來原，次則要有佛教人的發心服務寫稿，三則編輯法師要有世出世法高深的學問經驗；與宗教並通，深達三藏的義理，能完備此三條件才能担任創刊的義務；缺一便不易維持下去，但內明創辦人等經已在港地數年來，替佛教爭取不少的光明，可說轟轟烈烈的，建設佛教的大事業；諒想此一刊物小事，何足介意，而且每一事業都很豐富的經驗。無須筆者再提，然六祖菩薩說；愚人有上上智，這一句話，是祖師憐憫苦惱人說的，使人不至灰心，勇猛地向前幹，故筆者胆敢建議一二；然創刊人要有百折不回的堅心，有過人的忍辱，眼光看得遠，當捨能捨，胸懷大志，腹有良方，不爲狂風猛雨所搖動；不辭奔波勞苦，爲佛教担任服務。如此的精神，對於創刊就能得到很大的收穫。

然香島早有香港佛教月刊，最近的佛教週刊：香港佛教月刊，數年來常遭稿荒，而且另有人攻擊其刊，及筆戰誹謗，但創刊編輯

者，能忍辱以慈悲心對付造事之人，不以爲勞而無功，能逆來順受，這種的忍辱心，實爲難能可貴。今內明創刊等人，遠觀已久，早知前車之鑑，戒心在內。至於刪改來稿，要有斬釘截鐵的斷定，那一篇稿內，應該刪改，便要刪改，不能隨作者蓄意攻擊，終要使一篇文內，義理深達，文質豐富，新鮮而流水，依時代的進化，日新月異的佛教新聞，刊物的紙料裝釘，及字體大小要以香港佛教月刊相同不遠。最好每月刊物的封面印佛菩薩及祖師羅漢的遺像；如此便能使讀者百看不厭，歡心鼓舞。

總括說：本文主要是說的：內明月刊的創辦，是爲着弘法利生，培育佛教人才，保存中華的國粹，及弘揚祖國的文化。

(接上第十五頁)

- ③法藏一華嚴經問答一卷下 大正藏四卷六〇九頁。
- ④高崎直道一華嚴教學と如來藏思想(氏著)一華嚴思想一卷 大正藏三卷五七六頁。
- ⑤慧遠一大乘義章一卷一 大正藏四卷四八三頁。
- ⑥慧遠一大乘起信論義疏一卷上 大正藏四卷四七六頁。
- ⑦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⑧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⑨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⑩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⑪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⑫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⑬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⑭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 ⑮法藏一華嚴探玄記一卷一 大正藏三卷四〇五頁。

(接下第二十九頁)

有會(接下第二十九頁) 民四會(接下第二十九頁) 秩序，戒以學術亂天下後世，切記不要運用權勢，壓迫老百姓，擾亂社會。大眾，做一個社會需要受人歡迎的大丈夫。如何能受人歡迎的社會。愛一，所愛的一，兼愛一，佛家的慈悲一，而其總表現就是要有高。庭的，愉快的心。因爲愛一，佛家的慈悲一，而其總表現就是要有高。增進人類幸福的基础；是確保正常秩序的要素；是豐富人類生活。敬師長，愛護社會國家和人類。

瑜伽師地論

科句披尋記

彙編

卷第一

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玄奘奉詔譯

韓清淨科記 三時學會彙編

瑜伽師地論披尋記，爲近代唯識學者韓清淨居士所著。全書七十萬言，闡發大論奧義，性相該攝，義解精詳，萬象包羅。本刊特爲連載，以供潛心研究唯識學者之參考。——編者

本地分

本地分者：畧說此論，總有五分。瑜伽師地論釋云：一、本地分，畧廣分別十七地義。二、攝決擇分，畧攝決擇十七地中深隱要義。三、攝釋分，畧攝解釋諸經儀則。四、攝異門分，畧攝經中所有諸法名義差別。五、攝事分，畧攝三藏衆要事義。今依最初本地分中所顯十七地義，隨文畧釋。當知此中教導理趣，應是分別法相摩怛理迦所攝；爲瑜伽師之所依止。望餘四分此爲根本；得本地名。餘明所攝，畧攝一切，解釋此故。

甲一本地分二

乙一畧辨地名二

丙一徵

云何瑜伽師地？

丙二辨三

丁一標

謂十七地。

丁二徵

何等十七？

丁三列二

戊一喩柁南

喩柁南曰：

喩柁南者：此云集施。以少畧言集合多法，施諸學者令易受持；故名集施。此從瑜伽畧纂釋名。

五識相應意 有尋伺等三 三摩地俱非 有心無心地 聞思修所立 如是具三乘 有依及無依 是名十七地

三摩地俱非者：三摩地名，此云等持，通說欲界及在定地諸心心所，今此唯顯定地心一境性，任運相續無散亂轉，名三摩地。於

定地中有多差別相應而轉。謂得三摩地，三摩地圓滿，三摩地自在。是故名俱。與此相違，非三摩地。下長行中說三摩地多，非三摩地多地名雖有別，義實無異。三摩地多，此云等引。唯說定心，是無悔歡喜安樂所引故。爲簡欲界諸心所，故易此名。

聞思修所立，如是具三乘者：立，謂成立。謂由多聞思修，善自成立諸勝解相。聲聞獨覺及諸菩薩，皆依此三爲正方便，方能證得自應得義；由是故說聞思修所立如是具三乘。然復當知此如是言，唯顯聞思修相方便決定；非三乘中都無差別。下自地中隨應廣說，其義當知。

戊二長行

一者，五識身相應地。二者，意地。三者，有尋有伺地。四者，無尋唯伺地。五者，無尋無伺地。六者，三摩地多。七者，非三摩地多。八者，有心地。九者，無心地。十者，聞所成地。十一者，思所成地。十二者，修所成地。十三者，聲聞地。十四者，獨覺地。十五者，菩薩地。十六者，有餘依地。十七者，無餘依地。如是略說十七，名爲瑜伽師地。

一者五識身相應地等者：至文當釋，茲不先述。

乙二別廣地攝十四

丙一五識身相應地二

丁一徵

本地分中五識身相應地第一 云何五識身相應地。

五識身相應地者：如下自釋總有五種說名相應。謂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當知此中俱有而轉，是相應義。若法自性可得，及與餘法同時流轉有諸業用，如是一切總名相應。與此相違，名不相應。如假有法，唯假有想，都無自性所依所緣助伴作業

可得。是故名心不相應法。此相應義，翻釋應知。

丁二釋二

戊一畧辨二

己一名相應地

謂五識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助伴、彼作業、如是總名五識身相應地。

己二名五識身

何等名爲五識身耶？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戊二廣顯二

己一別辨五相五

庚一眼識攝五

辛一自性

云何眼識自性？謂依眼，了別色。

謂依眼了別色者：此釋眼識自性得名。眼根爲依；故名爲眼。能了別色；復名爲識。簡餘不共，說此自相名爲自性。

辛二所依二

壬一別舉三依三

癸一俱有依

彼所依者：俱有依、謂眼。

癸二等無間依

等無間依，謂意。

癸三種子依

種子依，謂即此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阿賴耶識。

彼所依者等者：此中總說眼識有三所依。一、俱有依。謂眼。由與眼識俱時流轉；能與眼識爲增上緣。爲顯損益共同，此依最勝；不共餘識，名俱有依。所以者何？於異熟中，眼根相續恆無間斷。由此義故，成爲所依。即此爲依，眼識得生；眼若壞時，眼識不起。由是應知此與眼識損益共同，成俱有依。二等無間依。謂意。此即眼識無間滅者，名之爲意。即過去識之異名。由前剎那眼識滅已，後自類識無間得生；是故名爲等無間依。前後自類諸心心所，有善不善無記等種種差別無間滅生。謂善心無間滅，或善心生，或不善心生，或無記心生。如是不善無記心無間滅，各有三種心生，當知亦爾。諸餘差別，繁不具述。以要言之，前自類識種種差別纔生滅已，中無間隔後自類識種種差別相續而

生；前後諸心或爲同分，或爲異分，非一類起，非有間起，非俱時起，依此安立等無間名。三種子依。謂即此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阿賴耶識。攝大乘論說有頌言：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示。由是當知阿賴耶義是攝藏義。長行釋云：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爲果性故。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爲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爲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今於此中說種子依體即阿賴耶識。爲顯此識，能與眼識爲其生因；是故說言一切種子。此即攝大乘論說於彼攝藏爲因性義。又顯此識受彼眼識雜染熏習，能持彼種是故說言執受所依異熟所攝。此即攝大乘說於此攝藏爲果性義。由是當知此種子法，望生現行說名爲因；望由熏習轉說名果。如是因果，皆依阿賴耶識而得建立；是故阿賴耶識名種子依。如說眼識，所餘諸識，道理亦爾。隨其所應。下皆準知。復次阿賴耶識與能熏法同時同處不即不離；成是所熏。是故說言執受所依。執受諸根和合轉故。又性堅住，一類相續，能持習氣；唯是無記，無所違逆，能容習氣。具此二義，成是所熏。是故說言異熟所攝。唯先業引任運起故。

壬二畧釋二依二

癸一標列

如是略說二種所依。謂色，非色。

癸二隨釋二

子一辨類

眼、是色。餘，非色。

如是畧說二種所依等者：前說所依，具有三種；今攝彼類，故略說二。一、色所攝，二、非色所攝。如五蘊中，初蘊色攝；餘非色攝。此亦如是。於所依中，眼爲俱有依，色蘊所攝；意爲等無間依，阿賴耶識爲種子依，皆非色蘊所攝。由是故說眼是色；餘非色。爲顯有色無色法類差別；是故畧說二種所依。

子二出體二

丑一眼

眼，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

眼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者：眼是其名，色是其體。眼名云何？屢觀衆色，觀而復捨，故名爲眼，如下意地釋。（陵本三卷十五頁）色體云何？當知眼根爲彼所攝。此有多別，爲

顯界攝，是故說言四大種所造。地水火風，名四大種；色香味觸及與身眼名此所造。爲顯相攝，是故說言眼識所依淨色。皆如決擇分說。（陵本五十四卷八頁）爲顯類攝，是故說言無見有對。亦如決擇分釋。（陵本六十五卷九頁）

丑二意

意，謂眼識無間過去識。

意謂眼識無間過去識者：謂此剎那眼識現行，於所行境有所了別，是名爲識。若謝滅已無所了別，應不名識。唯可假說名過去識。然由中無間隔，不障現識相續而生；此過去識，轉名爲意。能與現識爲依止故。即依此義，得此意名。

丑三一切種子識

一切種子識，謂無始時來樂著戲論熏習爲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一切種子識等者：此釋前說種子所依。當知即是阿賴耶識。非離阿賴耶識別有一切種子識。前後二文，或廣或畧；更互影顯，義乃圓滿。前文唯說一切種子，而未具言彼種子因；此文唯說是異熟識，而未具言執受所依。由此二文前後影顯，成種子依；義得圓滿。雖有釋言阿賴耶識非即種子識，然非此意。以此唯釋種子依故。攝大乘釋阿賴耶識，依攝藏義，顯因果別：亦依種子差別說故。由是當知此一切種子識，即是前說阿賴耶識。約阿賴耶識位說，名異熟識，說名一切種子識，於教於理無相違失。復次阿賴耶識，先業所引變異成熟；隨所生處，於自體中能持三界餘體種子。由是說言一切種子異熟識。此一切種，且說有漏；不說無漏。是故更說無始時來戲論熏習爲其生因。云何戲論？謂執我者三際俱行，謂我爲有或謂爲無。又於諸法執有實性，或謂爲異，或謂不異。如是語言，皆由不正思惟虛妄分別之所發起；能引無義，不能引義。是故說彼名爲戲論，如是戲論，無始時來愛樂味著，故名樂著。長時串習；故名熏習。依此熏習，彼種得生。是即所謂名言種子。言異熟者：由業現行，彼種得生；彼種生已漸次變異乃至成熟，是即所謂業種子。由此名言及業種子，於現法中能生現行；現行生已，還熏彼種。如是展轉更互爲因，成就流轉不息道理。爲顯此義，是故說言一切種子異熟識。

辛三所緣二

壬一出體

彼所緣者：謂色，有見有對。

謂色有見有對者：此中有見，由五種相建立差別。謂顯色故；形色故；表色故；眼境界故；眼識所緣故；有對，亦由五相建立差別。一、各據別處而安住故；二、於餘色聚容受往來等業爲障礙故；三、爲手足塊刀杖所觸便變壞故；四、一切皆爲諸清淨色之所取故；五、一切皆爲依清淨色識所緣故。如下決擇合釋。（陵本六十五卷九頁）

壬二辨類二

癸一標多種

此復多種。

癸二畧攝三二

子一顯形等三二

丑一標列

略說有三：謂顯色，形色，表色。

謂顯色形色表等者：如文自釋，畧有三義。第一義，出體性，第二義，明安立，第三義，顯差別。隨文可知。

丑二隨釋二

寅一別辨相三

卯一第一義三

辰一顯色一

辰二形色

顯色者，謂青黃赤白光影明暗雲煙塵霧及空一顯色。

辰二表色

表色者，謂取捨屈伸行住坐臥，如是等色。

空一顯色者：謂世間成時，諸有清淨第一最勝精妙性者，成蘇迷盧山。此山成已，四寶爲體。所謂金銀頗胝琉璃，繞蘇迷盧成七金山及四大洲，謂南瞻部洲，東毘提訶洲，西矍陀尼洲，北拘盧洲。如是四洲面蘇迷盧；隨一空中實色顯現。如瞻部洲上所見色，即琉璃寶之所顯現。餘隨所應，當知亦爾。由是故名空一顯色。

未完待續

從學習心理談到學習問題

白志忠

——本文係佛教書院白副院長志忠應余近鄉中學邀請所講之演詞，內容豐富，具參考價值，特刊載於此，藉供青年學生參考——編者

今天我有機會到貴校和各位同學討論問題，感到非常的榮幸。貴校是由許多熱心教育人士出錢出力創辦起來的一間津貼中學。諸位同學在今天香港中學學位如此奇缺的情形下，能到貴校來接受中學教育，可說都是幸運兒。你們自應該為自己喜悅，更應積極地把握機會，努力自己，創造自己。

上星期四蘇主任打電話給我，要我到貴校和諸位同學講話，我感到盛情難卻，便答應了。跟着那天晚上，蘇主任又親自來佛書院看我，要我馬上確定講的題目，我一時不知該講些什麼，嗣經過了兩天的考慮，到了星期天的晚上，我才用電話通知蘇主任，決定和諸位談談有關學習的問題。

我為什麼要講學習的問題？我覺得諸君是學生，倘能因我提供的一些意見，能對諸位在學習上得到絲毫的助益，那就不會白費諸君的時間和精神了。

所謂「學習心理」，就是從心理的觀點，研究如何學習才容易理解，記憶、鞏固所學得的知識。換言之，學習心理，乃是討論用最少的時間精神，以獲致最大學習效果的一般原則技術。

通常年輕人都有一股熾烈的求知慾，心雄萬丈，恨不得讀盡天下羣書，使自已知道多方面的知識，豐富多方面的事物，現象，經驗。諸君是在學的青年學生，當然也不例外。我想各位一定都希望，在學校所修習的功課，最好科科都有深入的了解，清楚的明白，妥善的掌握，在學校可以考取優良的成績記錄，畢業時參加會考，可以考取多科的好成績。這該是你們普遍的心理願望吧！

可是，怎樣學習才易以理解明白？才易以得到良好的成績，我想你們在小學讀書時的老師，現在教你們的許多先生，可能都已告訴過你們許多不同的讀書方法，例如：讀書時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甚至脚到。所謂眼到就是多看，口到就是多讀。心到就是多想想。手到就是多寫寫。脚到就是多走走。實際上也就是多去觀察，體會。自然這些方法都是不錯的讀書方法。

現在我所講的學習問題，是從心智方面來討論學習的一般問題

。你知道學習是透過智慧、能力、如：記憶、理解、注意……等各種活動。這些在心理學上謂之心理作用。

學習心理，就是專門討論，研究智慧、知識、記憶、注意、理解……等各項問題，并使它昇華，增進，加強，俾在進行學習時，可以省時，省力，獲得良好的效果。

但，首先要知道，什麼叫做智慧？什麼叫做知識？什麼叫做記憶？什麼叫做注意？和什麼叫做理解？現在我先來分別下一個簡單的定義。

知識——是學習經驗的結果。或者說是人我教育的積聚。

記憶——是保有知識和鞏固知識的工具。

注意——是個人精神意志力量的集中，以言類別則有自動注意和被動注意的不同。

理解——是明白掌握事物的全部真相。

智慧——是理解和判斷事物的能量，法寶。有些人聰明特別高稱為天才，有些人差些稱為中才，有些人更差稱為下愚。這都是受之於天的。

知識是透過不斷的注意，記憶，理解，即經過學習，人人都可得到。所謂「勤能補拙」，「有志者事竟成」，「皇天不負苦心人」。普通中才以上的人，只要肯努力都可以成材。

談到學習有兩個基本前提，須要了解。

第一學習的環境——原包括家庭，社會，學校。現以時間的關係只談學校。學校的作用——是以先生的所知，教學生的所不知。以老師的先知，啓迪學生後知。人類的文明進步，便藉着這樣的關係，綿延不絕。所以，學校是啓迪智慧，培養能力，增進經驗，促進文明的搖籃。

第二在中學該學些什麼？中學是下承小學，上接大學，一面是小學的延長，一面要為升入大學打好基礎作好準備，或預備服務社會。針對這些情況，學校便計劃好一系列的修習課程。在學的中學生，也須得考慮如下的幾個問題：

A、檢討自己的個性興趣。

B、奠定各種學科基礎，以備升學或服務社會。

C、修養品性陶冶高尚情操，合作精神等。

用一個簡單的譬如：中學生所須學習的學科等於一個農夫種田。我們知道農夫種田須要準備好耕牛、鋤頭、犁耙等一類的工具，然後才可順利進行播種耕耘并獲得最終的收穫——稻穀。中學所習的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國語文、英文、歷史、地理等學科，都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基礎知識，工具知識，萬不能缺少的。

自然學習不是農夫種田這樣簡單。現就有關學習的原則，態度、方式、目的……等項，簡說如下：

一、學習原則：

1. 心理上吸取知識猶如生理上吸取營養料。一個人定時定量的進食，於健康最有好處，學而時習，便可日起有功，2. 學習的時間愈短次數愈多，所得的效果愈大，如學習英文一天讀六小時，不如每天讀一小時，分六次去讀效果更大。3. 學習必須心情愉快，不逆功近利表現自然。4. 一開始學習便須準確認真，力避不求甚解。或一知半解便覺自滿。5. 運用特點，如充沛之精神，記憶力，想像力。6. 講求方法始可宏大效果，我們要注意找尋知識的方法，開展自己的能力，豐富自己的想像。7. 經常保有精明的思想，靈活頭腦。8. 具有樂觀性，忍耐性，勤奮性，創造性，仁愛性。

二、學習態度：態度的好壞與學習的成敗是成正比例的。正確的學習態度，應包括下列各端：

1. 以虛心為基本，即抱飢渴的心情，謙地接受他人的教導。
2. 以靜為門戶，用鎮靜的態度，做到前人所謂「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向聖賢書」的境界，因靜而後才能有所得。即大學之師謂「靜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道理。」
3. 敬以持其志，本着尊敬的態度，去堅持學習，持久學習。
4. 理以致其知，所學得的知識，要透過大惱，切合邏輯，絕非片面的單純的，人云亦云的。
5. 行以踐其實，有着前項的心理態度以後，還要腳踏實地，而無敷衍應付的態度。

三、求學的方式：古今中外的讀書人，求學的終極目的可歸納為下列三類：

1. 為生活而學問——即讀書的目的是為解決，改善個人的生活，追求個人的幸福。也就是求個人的「真」。這是本位主義的求學

方式。

2. 為功利而學問——即讀書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以謀社會的「善」。這是以服務社會大眾為歸趨的求學方式。

3. 為學問而學問——即讀書的目的，是為探求真理，揭穿宇宙的秘奧，獲致世界人類的「美」。這是為全人類幸福為鵠的的求學方法。

以上三種求學的方式，以第三種方式為最崇高偉大，次為第二種方式。再次為第一種方式。希望諸君求學最低限度，也要求個人的「真」。

四、學習的目的：個人要求學習有效，達成自己的理想目的，亦有數點要特別認真注意的。其一要培養習慣——有了學習的習慣，個人的學業事業可說已成功了一半。其二要加強記憶——在學術上有成就的人，多數能博聞強記的人，所以，學習時要運用方法增強記憶，立心記憶。其三要減少錯誤——一開始學習便要注意正確，逐步減少錯誤，最後做到沒有錯誤。其四要控制情緒——情緒經常在劇烈的變化中，如一會兒快樂，一會兒憂愁，有時積極，有時消極。學習時要保持穩定的情緒，才可進行學習，有效學習。其五要矯正態度——年輕人學習，多數一知半解，便自滿驕傲，須知自滿驕傲是學習的大敵，因此，學習要矯正障礙我們進步的絆腳石。其六要解決問題——須知讀書最終的目的是應付問題，處理問題和解決問題。所以，學習時便須隨時注意對各項問題之應付解決辦法。

五、學習的六要三不四戒：

A、什麼叫做六要：那就是「一要有信心，二要有恆心，三要能虛心，四要有毅力，五要多思考，六要多想像。上述六要是學習成功的不二之途。

B、什麼叫做三不？就是一不懶惰——須知懶惰是罪惡之源。二不取巧——學習取巧決無法打好基礎，而且取巧是變相的投機。三不馬虎——馬虎將永無成功的希望。

C、什麼叫做四戒？四戒就是一戒以嗜欲殺身——即不要為了自己不正當的嗜好，而殺害自己。二戒以貨財殺子孫——要戒絕普通人祇為現實，祇為金錢的錯誤觀念，其實金錢多的人，往往不一定幸福，甚至可能禍及子孫。三戒以政術殺人民——諸位將來學成，若

(轉上二十四頁)

廣東歷代詩僧簡介(一)

慧光居士

緒言

僧人出家，俗姓已廢，何有籍貫。本文所謂廣東，並非指籍貫而言。凡龍象大德，宏法來粵，有所諷詠，是以導揚風雅，寄興禪悅者，溯本尋源，爲之簡介，庶幾聖教昌明，詩風丕振，亦筆者區區之用心耳。昔吾粵溫謙山先生輯粵東詩海，廣搜方外詩，載之篇簡，其言曰「方外之人，雖栖心禪寂，亦往往留情聲韻，以寫其山水之樂，自五仙布穗，六祖開壇，士民熙熙樂育，雅歌不絕，閭巷時聞矣。」溫氏之選，刊於清代嘉慶年間，若士人著錄，表彰詩僧者則屈翁山之廣東新語，實開其端。乾隆之際，則有廣東詩粹，道光有嶺海詩鈔，嶺表詩傳，同治有柳堂師友錄，光緒有梅水匯靈集，民國有嶺南詩存，嶺南小雅，諸書無不有詩僧之作品。至於外省士人網羅一代詩篇，摘錄廣東詩僧者，更有朱彝尊之明詩綜，鄧孝威之天下名家詩觀，徐世昌之晚晴移詩匯。洋洋大觀，足以與士大夫頡頏壇坫者矣。若海雲禪藻集，法性寺唱和集，則尤表彰禪林風雅，爲世人矜式焉。

天然和尚有言：「道人無詩，偈即是詩。吾國詩史之載僧詩，由來遠矣。見於全首詩者則有鳩摩羅什之十喻詩：

一喻以喻空。空必待此喻。借言以會意。意盡無會處。既得出長羅。住此無所住。若能映斯照。萬象無來去。

他如支遁、惠遠、佳作尤多。大抵僧人誦經，經中偈語，均屬韻文，朗誦熟誦，心聲所發，便成爲詩，所以是詩是偈，亦莫能辨，同源異流，讀者自能領會。如金剛讚：

斷疑生信。絕相超宗，頓忘人法解真空。般若味重重。四句融通。福德歎無窮。

如斯好句，在古體詩中，亦不可多得。

唐代佛教宣揚教義，喜用韻文是爲「變文」，今所傳者有「維摩經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多種，凡講唱變文者，必先引經文，然後加以演說頌讚，其文字組織有五言者如「八相變文」：

拔劍平四海。橫戈敵萬夫。一朝床枕上。起臥要人扶。有六言者如「八相變文」：

當日金團太子。攢身來下人間。福報合生何處。遍看十六大國有七言者，如「維摩經變文」：

佛言童子汝須聽。勿爲維摩病苦繁。四體有同臨岸樹。雙眸無異井中星。

有長短句者，如「降魔變文」：

長者既蒙聖加護。一切迷信頓開悟。舍利弗相。隨建道場。擬請如來開四句。

古之士大夫，喜與僧人爲方外交。僧人本身既有偈語變文之陶鑄，更得騷人墨客增益其風趣，所以歷代詩僧，如其衆。考諸冊籍，丁福保所編全上古三代兩漢六朝詩中，陶淵明與惠遠，謝靈運與瞿溪山僧，鮑照與休上人，蕭子雲與海法師，劉孝先與草堂詩僧，江總與慧布，庾信與吳法師。及至唐代，則王維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在昔詩教流行，數歲孩童，均能背誦，是知儒釋相通，風騷廣被，相得益彰，捨詩之外，其道末由。嘗觀唐人詩集如李白杜甫莫不有方外交，如贊公，閻邱，最爲有名。韓愈雖闢佛，亦與元惠，澄觀爲友。宋之蘇軾與榮長老，參寥子交契。黃庭堅不獨與悟新，祖元唱和，且皈依廣東詩僧祖心爲弟子。清代詩人錢謙益亦德清禪師之門人也。

慧能

慧能乃新興盧氏子，父早亡，賣柴養母。某日送柴至主家，收錢而出，忽聞路上有誦經者，頓時開悟，問客所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因詳問經從何來，知是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五祖宏忍禪師所傳。因下決心尋師受法。得鄉人資助銀元十兩，留與老母安家，向蘄州前進，三十餘日抵東禪寺謁忍大師。師說：「汝是嶺南人，又是獼猴，怎樣學佛」。能說：「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獼猴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師以爲有理，遂予收容，派以破柴踏碓，教之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閱八月，有神秀上座作偈云：

一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慧能聽罷，以爲未見本性，因改作：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能向未讀書，更不識寫字，因請江州張別駕爲代書之。忍師看後，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說道：「求道之人，爲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師以杖擊碓三次而去。能會意，是夜三鼓入室。師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能遂大悟。啓師說

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師知能已悟本性，因以衣鉢傳授，是爲六祖。能辭師後，即歸廣州，至法性寺。時印宗方說涅槃經，論風幡之動不能決。能進曰

非風非幡，仁者心動。

一座聞之盡驚，延之上座，與悉奧義。見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謂曰「黃梅衣鉢，久聞南來，行者是耶」？能讓謝。乃請衣鉢出示。衆因問黃梅指授。能曰：「指授即無，惟論見性」。乃爲解說不二之法宗契悟。唐高宗儀鳳二年（公元六七九年）正月十五日爲能薙髮，二月八日就智光律師受滿分戒，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其所演說，惟依般若三昧，令學者頓悟菩提。明年能還曹溪，升堂說法，徒衆如雲。殿前有潭，龍常出沒。能攝受歸鉢中，爲龍說法，龍蛻骨去。骨長七寸，首尾俱具。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已卯兵火失去。

唐中宗神龍二年詔迎赴闕，能辭疾，願終老林麓，許之。敕改寶林寺爲中興寺，三年仍賜舊居爲國恩寺。開元元年八月三日集衆弟子於國恩寺，齋罷，復說偈已。三更端坐，奄然遷化，（今眞身尚存韶關南華寺）異香滿室，白虹屬地，年七十有六。嗣法者四十三人，行一，曉了最顯。能傳偈語甚多，茲錄其授智常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

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

陳顥菴先生讀能詩，作絕句云「菩提非樹鏡非臺。語語都從妙理來。識字詩翁遍寰宇。幾曾逢得此詩才」。推崇備至，所謂「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者非耶！

卿雲慚愧

唐代廣東尚有詩僧二人，一爲卿雲，陳顥菴先生讀詩絕句詠之云：種蘭挑薺慣江居。不好談禪好讀書。靜寂嶺南詩響日。已傳風雅到經魚。

又駐錫梅州陰那山者爲慚愧，顥菴先生詠之云：

陰那山後野花開。石上題詩掃綠苔。撒手一朝去萬里。峰青水冷首重回。

文偃

吾粵佛教自六祖後，宋世盛於雲門，雲門與臨濟、潯仰、曹洞、法眼稱五家宗派。文偃爲雲門宗之初祖，本嘉興張氏子，嗣法雪峰存禪師，南漢主晟皈依之，賜眞禪師之號，乾和七年示寂。（南漢劉晟即位，爲後唐高祖天福八年公元九四三年，年號應乾，未幾改元乾和，在位十五年）至宋太祖乾德四年賜諡大慈雲眞弘明禪師。初參陳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峰而益資玄要。因藏器混衆於韶州雲門山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法席。師嘗有頌曰：

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入門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轍（車所踐也）中泥。

文偃繼六祖之後，宏揚大德，啓日後之天然開山，皆足以代表一時代之佛教，同爲粵東僧史之重要人物。故陳顥菴先生有句云：「得幸雪峰時執拂。不窮靈樹有傳燈。雲門山下雲門水。後世幾忘作頌僧」。

祖心

宋代詩僧祖心，號晦堂，南雄始興鄔氏，一作郭氏。爲儒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忽復明。乃往依龍山寺惠全，雖在僧

（下轉第四十頁）

講述「道家的四道徵」

李澤咸教授講
釋正因筆記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道家出處：「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在漢代人多以黃老並稱，而不像後人那樣地以老莊相連。不過，由此而明道家源遠流長，由黃帝而至老莊，一脈相承，均重自然之天，排斥人格性的天帝觀念。如老子說虛謂之「虛而不屈」；無為「生有之無」而「虛無寂寞」遂為萬物本源，「無有」為萬物生化門徑。道家即以「虛無本，以因循為用」。至其大道的要旨「去健羨，絀聰明，無為自化，清淨自正」。故人遂稱其此種學術為道家。

漢書卷三十藝文志引錄道家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由這而知，道家綿延久遠，著作頗為豐富，但考其經典，大多數均不可考，僅老子道德經與莊子的南華真經，乃為道家較有代表性之巨著。然此二部道家的重要經典，究竟是否出於老莊之手筆，抑或出於他人之作，集體之作，或其出於後人累積撰集而成的，種種疑問，皆難稽考，此點亦真正反映道家的特色，因為他們的人生觀，重在消極遁世，過着逍遙自在的隱居生活，故縱有著作，不為博名，不為求利，絕少署名，而表現道家人士的清高作風。

然而，我們可以從許多道經中，根據其不同主張作為道家的分類。如老子是屬於無名派；莊子是屬於齊物派；楊朱屬於為我派。此三種門派，雖然各人的主見互有距離，而究其所持的終究目標，並無二致。正如佛家所說：「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雖然是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但亦有其必須共同遵守之規範，佛學謂之「三法印」。不論對宇宙人生採取何種角度的看法都可以，而其所得結論，必須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符合這三法印，即是佛法；不合乎三法印，即是邪說。我們同樣可以運用四道徵，審定道家的真偽。凡合乎四道徵的，不管他主張何種看法，何種見解，均為純粹道家。否則，均屬異端邪說。茲將道家的四道

徵，分述如下：

一、自然主義

歌頌自然，崇拜自然的道家，他們堅決以為自然必有一定的秩序，美好完整，循環於天地之間。它用什麼來證明其說呢？所謂「萬物並生，春秋代序。」自然界的萬物，生長和消滅，一年四季的變化，乃至一切原因，都有其一定的規律，有條不紊地，完整無疵地，隨順此種法則而生生化化。這種自然界「虛無」定律，他們視為非人力所能抗拒，所能做到，甚至所能改變。如莊子內篇應帝王說：「順物自然而不益私焉。」此自然即是說順物的自然為變化，不復加以外力，不復施以作為而已。

自然規律，既然如此厲害，如此神奇，因此，他們對於自然現象，就五體投地的拜服它，並力主收藏一切人為的做作，聽命於自然定律的安排和支配。在任何地方，用人力來改變自然，他們以為冒犯自然，大逆不道的，把自然奉之如神的道家，他們絕對不敢言改變自然。荀子是較有科學頭腦的古代聖哲，他所主張「物蓄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的改變自然的看法，在道家來說是種愚不可及的邪說。因為人與自然比較，人實在渺小不足道，怎樣能夠談得上制天。縱然人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不僅沒有任何成就，反而干擾自然循環秩序，非但未能帶給人類幸福，而且招致許多災害和禍患，如今科學昌明，本應為人類帶來幸福才是，誰又會想到人類自私的紛爭，却運用科學新技，發明能於數分鐘內可以毀滅全地球人類的核子武器，將來地球上的所有人類，必定逃不過這一場浩劫。所以，在道家看來，這些人為的事情，都是破壞自然規律，自求反毀，徒勞無功的。如老子說：「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不為。」這說明道家遵奉自然法則去處理一切事情，才是人類幸福之道。此種對於自然的崇拜，實為道家的根本觀念。

二、退化史觀

道家的自然主義思想，運用於人類社會發展上去，便形成退化

的現象。自然是美好完善的，人力是微不足道，所以，道家以為人類應留滯於初民時代，混混冥冥的狀態下，過着「小國小民」的皇古生活，用不着人工的雕刻痕蹟，所謂「以作智造巧者害於物，明著是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於生。」人性在自然完美下，充份表現其純真，醇厚和善良。若加於人工的做作，徒增紛擾，和帶來無邊苦惱。在一般的見解中，總以為社會進步，文明產生，使人類脫離野蠻時代，進入高度文化的新生，而有人類的幸福可言。道家視此却不以為然，他以為這是人類步入罪惡淵藪，美其名謂之「文明社會」，其實作了物質的奴隸，深受其苦而不自知。

人類社會由野蠻而進入文明，是以道德，智慧為二大基礎。換句話說，所有道德，智慧的發展，推動了社會文明的進步。在我們的看法，要社會安定，繁榮和幸福，應該多施道德教化，多設教育傳授知識技能，提高人的智慧，才能辦得到的。但是，他們却認為道德的產生，即是道德的喪失。所以，如老子說：「大道廢，有仁義」，「六親不和有孝慈。」莊子亦說：「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智慧的產生，即是人類性靈的摧毀。由機心而動念頭，作出損人害己之事。老子說：「智慧出，有大偽」，「絕聖棄智」。乃是針對事實，而下的高深哲理。

今日的一切機械的發明，在我們的觀點，以為此舉能造福人類社會，帶給人類安樂幸福的生活。其實檢討起來，自歐洲機械的發明，而產生了工業社會以後的百年來，是否使人類獲得滿足，人心隨着物慾而高漲，到了今天的工商業發達時期，更形成人慾橫流，惟利是圖，明奪暗爭，弄得社會難安，世界戰亂不已。凡構成文明社會的條件，亦是造成人類墮落，人類痛苦的主因，此為道家退化史觀的定義。

三、消 散 政 術

各朝代的政術，治亂不定，尋求解救之法，道家反對儒墨二家的聖賢政治，以一君來統治地上王國，以道德來教化人民。道家不讚成的原因，不外有二點較為獨特。第一他們以為此種解決方法，是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蠢法，治癒不了一治一亂的興衰定律，並非正本清源，一勞永逸的政術。第二凡是人為的政術，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增加許多紛爭，干擾人民的正常生活，引致百姓遭受苦難挫折。為一君之享受，大舉征收百姓血汗錢；為一君之政權

，大起干戈，遭殃者又是百姓。這些人為的種種政治措施，都是違反自然，強為妄作所造成的。

道家因此主張無為而治的消散政術。此法並非從正面着手，而是由側面而深入一層的觀察，直探問題的核心，然後針對問題的核心，加以解決，使一切問題溶化於無形。換言之，他們是採用取消問題的方法，來代替問題本身的徹底解決，即是化除人為的政治，順乎無為自然的大道，才是本末兼顧，正本清源，一勞永逸的完善政術，此為道家的第三特徵。

四、恬 淡 人 生

人生要有所宣發，必從外面有所取得。人之一生勞碌何為，不外乎謀有所取，取有所得。而滿足一己之慾望。因此，人類為宣發慾望的驅逐，急需發展自己的功名權勢。一般凡人俗子，莫不認為爭取功名權勢，愈有成就，即愈有發展，即愈有前途；愈有前途，即愈為貴重，愈有貴重，即愈為幸福。道家的觀念，恰恰與此相反。他絕對不以為勞其神，棄其形者可以獲得人生的快樂。人之幸福，不在於外物的享受，而是內心的安寧恬怡。身外的名利物欲，視為糞土。若於身外的功名權勢，為幸福之道的想法，那不僅無法到達目的，反而給自己帶來了無邊痛苦。

我們對於道家應該重視的，就是必須明白他是極力強調自然關係的無為，樸真和性靈的陶冶，而形成其消極恬淡的人生。所以，道家厭惡人工，厭惡物慾，更加厭惡競逐趨利所帶來的坎坷。由於道家順乎自然的超然態度，故其生活重心，在求「安寧于樂，得之在己。」過其淡泊寧靜，與世無爭的隱居生活。娛無為之心，而逍遙於一世，求其逐生適性，而享其自然原有的真正人生。

以上所述四道徵，不但為道家的共同特色，亦是道家的基本精神所在。同時，依據此四道徵，不僅乎能夠求得道家理義之旨趣，並能在此建立其學說的印證，如果合乎此四道徵的理論者，即是名符其實的道家，否則便是旁門左道。我們研究諸子學，若要知道諸子何人屬於道家，以四道徵來審定其言論，百無一錯。四道徵在道家所佔地位，是如此重要，我們是應當加以理解的。

✧ ✧ ✧ ✧ ✧ ✧ ✧ ✧ ✧ ✧

宋徽宗父子異聞

姜渭水

以自封爲「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是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名佶。嗣哲宗位爲天子，窮極土木，羣小競進，朝政因此日非，終致釀成靖康之禍，與他的長子欽宗一起崩於五國城。

徽宗富有藝術氣質，其享譽後代，膾炙人口的，厥惟「瘦金體」的書法創作，筆勢勁逸，寓柔美於剛邁之中，舉世罕有其匹，此外深通百藝，工繪畫，故宮博物院珍藏有他的花卉禽鳥頗不少，每件作品莫勿維妙維肖，栩栩如生。

這位皇帝老倌，有一不見經傳的癖好，鮮爲世人所知者就是喜歡測字，宣和年間，有蜀人謝石字潤夫，擅長占卜之術，名動京師，徽宗見獵技獲，秘密地派了一員幹吏，喬裝成販夫走卒的模樣兒，寫了一個「朝」字，叫謝石測一下，果然名不虛傳，謝石見字趕忙三跪九叩首的匍匐在地，頰呼「萬歲」！幹吏內心折服，表面上力持鎮靜，佯作手足失措之狀，告訴他不可如此語無倫次，干犯天顏，誰知這位相士抗聲解釋道：「格子老子不必騙我，「朝」字拆開來分明是十月十日，非今上而誰？」（筆者按：相傳徽宗是十月十日生，宋代周必士先生所著「二老堂雜記」所述甚詳。）字既測得靈驗無訛，於是聖旨覲見，賜以金帶之外，還給謝石一個承信郎的官職。

厥后，高宗即位臨安（即現在的杭州），他是徽宗的第九子，名構，字德基，始封康王，初即位建康（今南京），復南遷於臨安，受到黃潛善，汪伯彥，秦檜諸奸的包圍，怯懦不振，乞和於金，稱臣納貢，遂成偏安江左之局。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活到八十一歲，書畫雖然一竅不通，但對測字的雅興却不減乃父。那時金人虎視眈眈，覬覦宋鼎，高宗有意撤離建康，猶豫不決，正狐猶間，想到謝石測字頗靈，盍不叫他一試，便信筆寫了一個「杭」字飭太監拿去，高宗夙來讀書調兒郎當，對臨池自是胡亂塗鴉，把

個「杭」字的右首「亢」寫成「元」，其上一點偏左，而「木」字則一撇一捺沒有合攏，謝石接字到手，大叫「兀朮至矣」！高宗最畏懼的人便是這位金四太子幹嚙，他的征騎縱橫捭闔，銳不可當，事既如此乾脆腳踩西瓜皮，走爲上策，攜帶妃嬪宮女，倉皇命駕臨安，如果君臣歷精圖治，臥薪賞胆，國事說不一定尙有可爲，只可惜朝野徵歌選舞，沉於宴樂，直把杭州作汴州。同時此一「杭」字的一點極端偏左，正像徵着江左的偏安。

謝石由於替皇帝老倌質疑解難，紅得發紫，不幸遇到了煞星。秦繆醜（松）在徽欽二宗朝時，官御史中丞，二帝北虜，檜跟去被金人收買回宋，積極作策反工作，高宗在檜的軟硬兼施下再度獲得相職，殺岳飛，串張浚，趙鼎，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權傾朝野，誰料這位謝相士却甘冒不韙，直言隱諫，某次高宗以一「春」字叫他測時，竟毫不忌諱地說是「秦頭太重，壓日無光」，試想殘忍陰險如秦檜，怎麼能容得此逆耳譏諷之言，可憐的相士因而身首異處，死於非命。

稿約

-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投稿。
- 二、凡佛學論著，譯述，講座，教制改進，學佛心得，以及生活小品，名人傳記，評介，散文，小說，美術，劇本，詩詞等，富有教育性，啓發人性，導人向人者，皆所歡迎。
- 三、請勿一稿兩投，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並用新式標點。
- 四、凡蓄意攻擊，譏諷漫罵，破壞性文稿，恕不刊載。
- 五、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其不願者，請註明。
- 六、來稿一經發表，暫贈本刊以爲酬謝。
- 七、來稿請用真實姓名，發表時筆名聽便。
- 八、來稿請在每月二十日前寄達。
- 九、來稿請寄：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號本刊編輯部收。

佛教徒遭逢魔劫

杜靈

中共對於大陸普通老百姓，雖然盡量榨取及剝削他們的自由，但比起無神論的共產黨人對虔誠的佛教徒所施的迫害，却又有所不及。據佛曆二五二四年（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二月出版的，第八卷第六期「世界佛教會雙月刊」的揭露，已經在共產黨蹂躪下的三個地區——高棉、西藏及內蒙，正發生亘古未有的佛門浩劫。外間天真的和尚及俗人可能以為，這樣總比較遠離火線安全得多。但，身受煉獄的佛教徒却認為這比死去還要難過，因而再次引起世人對於共產主義面對佛教的眞正本質，予以注視。

由高棉駐倫敦大使館所發表的高棉新聞說，自越共及北越於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進侵以來，高棉的三千間佛寺，已有二。八間給毀壞，另有許多，包括世界知名的吳哥窟在內，都給共黨改爲軍火及供應倉庫。高棉全國佛教徒已在金邊舉行過代表大會，對共黨的此種掠奪表示遺憾，同時對於和尚們的遭受困擾，虐待及實際遭受殺害的暴行，呼籲全世界予以注意。

由美國南卡羅連納大學出版的，一項有關「中國實施共產主義人命損失」的統計說，在西藏及其他地區所犧牲的人約爲一千萬。據達賴喇嘛印度辦公處的報告，單在一九五九至六〇年藏民起義那段時間內，已有西藏人八萬七千被殺，二萬五千被囚於奴工營中。到現在，估計至少已有二十萬西藏人被消滅。

第三項消息，是內蒙古少數民族佛教徒所寫的一封信，希望由達賴喇嘛轉給自由世界。信裡用圖表的方式，細述中共佔領者，怎樣對喇嘛、教師和別的人，施行恐怖及滅種的方法，以根絕蒙古人本體。有關佛教或民族文化生活的任何表現，都已受到鎮壓，寺院和喇嘛廟已遭掠奪及關閉，人民被迫相信另一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而須予以準備。最悲慘的一次暴行，就是前年底，內蒙最高家望的宗教領袖桑布，竟然殉難了，這促成了酷愛和平的內蒙佛教徒，下定決心，不怕千辛萬苦，也要把他們的苦況詳細寫出來，偷運出來向世界公佈。

在「世界佛教會雙月刊」所刊登的這篇文章的文後，還有倫敦佛寺的羅素。韋勃的按語如下：「按：上面所述行動應最後負責的政府，已於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獲得了在聯合國的一席榮譽地位」。（轉載星島晚報世間之窗）

（上接第四頁）

，善用世間之科學，則法器悉爲輪寶」（戴秀陶先生語）才有希望。保守、自大，作自我陶醉的想法，是不會成功的。

今日社會教育發達，人民知識如幾何學一般的上昇，我們對新時代知識青年宣傳佛法，首先要澄清自己的觀念，我們不要把十八世紀陳腐的觀念，硬要現代青年接受。同時，今日宣傳佛法，不是一本安士全書，或是念佛往生，就能滿足時代知識青年的要求。我們必要根據佛法根本的教義，發揮大乘佛法救世的眞理。

譬如說戒殺放生，這是天經地義的善行，也是佛教根本思想，可是時代進步，人類的繁殖，僅靠農作物已不夠食用，必需擴及動物，而動物自然的繁殖又不夠食用，又必須藉人工來繁殖，因此人類殺生的數量，僅靠人爲不夠，而發展到機械，電器來殺生，在一分一秒之內，其殺生的數量，要超過人爲的數量，幾十萬倍，這明明是在大屠殺，則人類將來必定要遭大屠殺的惡果。所以今日僅以消極的方法買幾尾魚或幾隻烏龜來放生，是無濟於世的，必須積極擴大宣傳佛法戒殺的眞義，用科學方法研究證明素食有益於人體健康，而減少人類依靠肉食，而達到戒殺放生的目的。以挽救人類的浩劫，這比以直接有限度放生，更具啓發教育的意義。

五、一本刊物，不僅代表了佛教言論，也代表了佛教意趣。換句話說，佛教有沒有前途，就看佛教有沒有生機，佛教有無生機，全看佛教有無言論的正義。因之，中國佛教近代之所以衰落到如此地步，就是佛教沒有能建立輿論權威，佛教刊物，只是一味自讚自譽，作自我宣傳，可說好話說盡，而對佛教應新應革的事，絕不過問以致佛教裏氣沈沈，缺乏生機。今後要想佛教振興，佛教有前途，對於佛教應興應革的事，應多加倡議，對許多不合教制的舉動，濫傳戒法，形式主義，甚至僧尼違反戒律的事，都應加評擊與糾正。耳聞台港佛教界，許多修學密教的居士們，公然收僧尼爲弟子，受過三堂大戒的比丘，比丘尼，竟向在家居士頂禮，這不僅違反戒律，而且是佛門的敗類。應全體起而攻之，以維持佛教的道統。以上所寫各點，只是個人的觀感，是否爲當，尙乞讀者諸君指教爲荷！

時賢詩錄

大千爲予造象漫題

費子彬

雲山何處。海日逝歟。四顧茫茫。天地無語。

和希穎二首

夏書枚

一夢魚龍意慨然。豈期憶切闖諸天。徜徉亦謝樊中樂。掩抑難爲指下絃。小市晴尋千日醉。舊山兩臥十年愆。南遊不是吾歸處。却笑文休馬磨旋。

雅言眞覺一燈然。夕渡喧時月挂天。稍喜騷壇聯白首。久聽清瑟響朱絃。文章不露猶驚世。運會難回失悔愆。庾信北留哀入賦。臥看斗柄欲東旋。

香港大會堂落成五年誌慶

曾克崙

夏屋撐霄立。神山十二樓。鏤今萬文物。閱世五春秋。天數欲初合。風聲播已周。門前東海水。沿盪納奔流。

道藝芳洲振。磨礱聽受繁。龍堂瞻妙墨。虎觀掬眞源。采采石渠富。翩翩玉人溫。名經千佛擬。摩頂意彌尊。

勝日窮遊讌。珍搜水陸多。電輝千影幻。雲過八音和。曼舞迷瓊玖。芳風扇綺羅。欲知初政美。萬口聽謳歌。

秋興

梁寒操

人潮盛典看繞過。瑟瑟新寒意漸多。候鳥頻傳場墮地。冤禽曾報憤投河。尙留三徑容松菊。休羨千尋託薦蘿。明氣當天風露下。清宵獨立作高歌。

題畫

饒宗頤

坐對蒼茫始詠詩。落花逝水夢生姿。臨風自拂鵝溪絹。添箇蜻蜓立片時。

耶溪小艇欲追詩。荷葉荷花十里姿。若見宓妃憑問訊。碧梧可有鳳樓時。

去水漣漪合入詩。波瀾紙上動風姿。湖光一斗寬如許。商畧殘陽欲墜時。西風捲地恣拋詩。南雁飛來媚遠姿。寫得鴛鴦難嫁與。虧他塗抹費移時。

新界紀遊十二首

吳天任

獅子山隧道

游車若流水。大隧歌相贈。成壞俱由人。奇功休自矜。

沙田食早粥

寒食東風過。山家賣粥錫。春畦紛剪韭。俯仰觸鄉情。

船灣淡水湖十年前曾在此海浴

鹹海化淡湖。茫茫千頃波。浴沂忽如昨。鑑水鬢成絲。

船灣湖堤漫步

遙遙千丈偃。春山紛映帶。却入畫中行。水色沾裳袂。

新娘潭

言尋新堰潭。苔蘚迷石鏡。惟聞山鳥呼。使我意無競。

上水賽馬會

小圃流連久。閒花爛漫開。中原應草長。萬馬幾時來。

鹿頸村

鹿頸臨邊界。矛頭漸米炊。春聯猶吉語。鷄犬客家祠。

沙頭角北望

久客混夷俗。鄉音妨衆咻。廿年愁北望。忍淚過沙頭。

白鶴林

矯首萬重山。雲際飛白鶴。嘹唳徹天聞。風高羽毛落。

粉錦路西人球場

鳥語綠陰中。細草粘天際。踏青禁閒人。勝地多夷界。

流浮山

戊壘滄波上。漁家后海灣。兒童慣嬉逐。赤腳踏蠓山。

流浮山食鮮蟻

酥炸鮮蟻白。蛤蜊何足望。更休論許事。至味及春嘗。

鳳城雜詩二首

何覺甫

陌上相逢盡挈籃。女紅生事勝於男。翻憐城市輕羅綺。惆悵吳王八鷺蠶。(時蠶桑市衰景况蕭條甚矣)。

碧瓦靈旗傍石湖。女兒祠廟別規模。清冥風露歸魂地。豈獨青

溪有小姑。(姑婆祠在石湖涌泮爲祠不嫁兒之所)。

登月竹枝詞四首連珠體 並序 陳本

是色是空觀人觀我形分上下學判東西唯物唯心殊途同軌未容偏廢想亦云然學唱竹枝借消塊壘云爾。
傳說三郎只夢遊。遊觀僅記羽衣留。留將持舞曲都驚破。破笑看人到月球。

月球初泛太空船。船上三雄竟踏天。天外扶搖程九萬。萬方翹首看飛仙。

仙槎載返支機石。石證因緣始自燾。蹇舉重霄重入眼。眼前景否似千年。

年年都賽太空人。人月從今證爾身。身到高層塵帶返。返觀世界亦微塵。

維多利亞公園卽興 蘇文揮

近市園林得數過。稍穿蛇徑就陂陀。北來秋色欺殘鬢。東出滄溟有逝波。徑野規摹供雜還。看人腰脚感蹉跎。橫空目引歸鴉急。戀帶寒枝夕照多。

送質廬赴台定居卽次留別原韻

詩壇一老舊聯吟。回首尊前歲月深。早悟生涯餘強聒。微嫌天際尙層陰。長鯨跋浪氛猶惡。好鳥嚶鳴夢可尋。此別嵩雲秦樹感。佳章時復慰苔岑。

趙趕風號六月天。布帆穩渡意悠然。安排嘯傲容專壑。高謝煩鷲計斂弦。寸草移根知向日。萬松歸種不論年。更憐清福君前定。女大絲麻勝萬錢。

辛亥上巳英京樓榭集 陳荆鴻

今昔茫茫事勢移。江山人物足興思。黃花埋碧猶前日。曲水流觴又一時。客裡光陰容嘯傲。坐中裙屐自逶迤。偶然修禊罇峯下。爲遣幽情且賦詩。

題陳魯慎美加采風錄

海外還應有九州。飄然萬里徧遐陬。采風豈必輜軒責。攬勝翻期雪印留。恍讀吾家玄奘記。已殊當日子長遊。固知兒女都婚嫁。院却看山百不求。

題八駿圖

豈可長相羈。奇材都若此。從茲歸華山。爲謝穆天子。

送水原渭江教授東歸 甄陶

項斯翻悔誤虛聲。雪子無言最有情。把臂何曾知魏晉。笙簫瓶裏協嚶鳴。

泮杭琴笛韻東流。香滿靈峰挹楚秋。采得木蘭來遠道。相逢依約武陵舟。

香瀛歲月恍蓬萊。柯爛笑看局未隕。別後殷勤憑寄信。四時修竹晚寒梅。

遣懷

涇渭終教不合流。祇今無復伯夷儔。尙堪延命西山蕨。敢附移情東海舟。高調由來煩俗耳。小樓獨自引清甌。泱泱已歇嗟無主。忍讀靈均賦遠遊。

感時

海聚蒼生淚。雲凝萬古愁。多情原佛性。汎愛溯儒流。我夢巢由讓。世翻吳越仇。蕭蕭聞落木。惆悵美人秋。

己酉初冬訪弘法精舍荅灣 余少颯

海國初冬綠尙齊。停車林薄水雲低。隨緣且可尋蘭若。寄傲何如繞菊畦。銀鏡巧張容並秀。朱柑閒擊語無稽。(座客有談魍魅怪事者)斜陽送客飄僧袂。大笑眞疑隔虎溪。

呈洗塵法師

開山香海濱。我師弘聖教。精舍菩提陰。經幢寶燈照。隨喜亦因緣。一再勞傳召。說法雨花稠。證果吉祥妙。梵貝通諸天。慈悲蔭遐徼。五濁金針投。群創鉢水療。指顧頑魔降。縹緲景雲曜。末席朝參陪。霎時開九竅。閒話香積厨。難得低眉笑。敢擬文字禪。酬詩永爲好。



心雨記

◁ 胡猛浪 ▷

一、龍鳳吟

龍啊龍啊！你——
生自大海，
行於深淵。
於今，你——
為何困在池間？
及時忍受吧！
一旦雲霧起，
你會飛上青天。
※
鳳啊鳳啊！你——
非梧不棲，
非高不攀。
於今，你——
為何落在草原？
稍作鎮靜吧！
一旦巨風至，
你會舞入雲端。

二、世界

世界啊世界！你——
自古以來，
就永生不衰。你——
包羅萬有：
使能者得救，
德者長壽，
安窮者不會反身，
盡富者可享其久，
惡者自作自受。
※
你沒有靈，
沒有知，
只是一塊沒有感覺的大坵——它
養活你，也
埋葬你。於是——
知者提出自覺，
私者高喊自救；
貧富雖有鴻溝，
創守作了分由。

三、朋友

在不同的角落裡——
生活鍛鍊著妳我的思想，
意志鼓舞著妳我的力量。
朋友：
衝呀！幹呀！
青天難上，
以志為梯。
※
在不同的情況下——
荆棘刺痛了妳我的肌膚，
但也堅強了妳我的心理。

朋友：

走吧！——我們在
茫茫的人海中，
患難相扶，生死與共！
※
我們有歡樂嗎？交換；
我們有憂愁嗎？分擔。
親愛的朋友：
永遠忠誠。
同心奮鬥！

四、童年的夢

月季花開滿庭院，
香艷四射，
一朵朵，紅的，白的，——還有
藍天，春風，鳥聲。
到處充滿生機，
一片寧謐，
無限愛意。於是——
童年的夢，
孕育在藍天裏，
隨春風而生長，
跟飛鳥而翱翔。編織成——
一朵朵名貴的奇葩，
開滿大地。
比月季花還白，
白如春雪，
潔如皎月。

待續

佛教旗

五色的教旗，
緩緩地升起，
飄揚於
藍色的空中，
也飄揚在
我們的心裡；
清淨的
莊嚴！
崇高地
偉大！
代表著
佛陀的慈悲，
也象徵著
佛教的真理。

神聖的教旗！
在空中閃耀，
好似昔日佛陀，
說法呈現的
毫光；
照破了
宇宙的
黯黯！
喚醒了
衆生的
沉迷！

美麗的寶島！
以美麗的景色，
襯托著
美麗的
教旗！
顯得格外的美麗；
充滿著
自由平等，
慈悲和平
的氣氛；
它昭示我們
走向
光明解脫的
大道！

教旗是神聖
不容侵犯！
教理是
千秋不易
無可置疑！
我們永遠將您，
高高升起，
立正致
最高的
敬禮。

編後記

在縉素大德、作者們的熱心支持下，「內明」創刊號終於順利地出版，與讀者們見面了。首先，讓我們在此向諸位敬致崇高而誠摯的謝意。

聖嚴法師「華嚴宗的性起思想」，是應用現代科學方法，揭示華嚴宗的特色，介紹性起思想的歷史及其概念的一篇學術論著。聖師為現代佛門龍象，僧格健全，才華四逸，著作等身。現留學於日本立正大學，攻讀博士學位。

演培法師「新年對新應有的新認識」，以輕鬆流暢的言辭，開導佛子對新應有的新認識。婆心苦口，發人深省。演公為當代佛教的法將，博通三藏，學貫古今，德行高潔，熱心弘化。其講述宏論，散見佛教各書刊。

胡信田居士「六祖衣法傳授的一些經過」，全文近兩萬言，根據六祖壇經行由品，探發禪宗的奧義，言簡盡理，生動有趣，是一篇很有份量的佛學論著。

默如法師「水文一章」，拈「洗塵」二字，引經據典，解釋「水」的體相用，並藉以發揮佛法妙義，又莊又諧，頗饒風趣，值得一讀再讀的好文章。

還有，東初法師「創辦佛教刊物應有的態度」；保賢法師「佛刊及其文章」；聖印法師「欣聞內明創刊有感」；雲妙法師「創刊為弘揚佛法要務」，告訴我們有關辦刊物的寶貴經驗，指示我們今後工作應遵循的原則、方法，和應採取的態度，使我們從內心深處湧出難以言喻的喜悅和感激。我們是在學中的學僧，時間、精神、能力都不足以擔當大任。現在我們是抱着學習的態度，以及為教服務的熱誠，來負責這份工作的。我們竭誠地懇請教界大德，文化先進，不吝指教！

其他，尚有佳作多篇，讓聰明的讀者們自己去欣賞，恕不一一介紹了。

本刊擬於每期開圖片專頁，報導佛教文化，教育、慈善活動，希望有關各單位提供照片和文稿。來稿以不超過二千字，照片四寸為宜。

青年園地一欄，歡迎佛學院，佛教學校的學生，多多投稿。

本刊封面，藝術設計，承佛教書院鄭捷順教授的指導；丘文森、李瑞鍵的精心設計，謹此致謝。

本期創刊號因稿擠，王進瑞居士「碧巖錄講義」，聖印法師「四十二章經講話」，李瑞鍵君「佛學與無神論」等文，當待後期陸續刊出，敬希作者諒察。

編者

論曹操焚暗通之書

林宏澤

據三國演義第三十回載：袁紹妄興大兵，望官渡進發，而置田豐、沮授之忠言於不顧，又從逢紀、審配之譖，致謀臣許攸、主將張郃、高覽等逕投曹操。

事出倉促，但於操有利，操乃以許攸爲之謀，以張、高統之兵以劫紹營，又有荀攸爲之輔以斷其後。紹軍喪失士氣，兵無鬥志，四散奔走，遂大潰。操又令四將，引軍追紹。紹急渡河，盡棄圖書、車仗、金帛而去。

操軍追之不及，盡獲遺物。所得金寶綬疋，賞給軍士。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爲操營中人與紹暗通之書。左右告操曰：「可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操曰：「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命焚之，使不再問。

袁紹爲保其身，而棄切要文書，由此可知紹之爲將矣！今且不言袁紹棄書之事，而論曹操焚書之理。

人皆以爲操必因一時之勝，喜極而寬厚所有暗通之士，吾曰「不然」。夫以操之奸，必不因勝而喜，因敗而憂，明也。況紹身未亡，其軍猶家，操豈不懼其軍中之人，復與袁紹暗通，而有所作爲哉？且以操之詭計多端，爲事之密，其所以焚暗通之書者，必有謀矣！

時曹袁雙方，論軍之衆、地之廣、糧之多，袁紹無不居於優勢。是以操軍爲此憂者多矣！非暗結袁紹，難保其全。「當紹之強，孤亦不能自保，況他人乎？」操已有自知之明久矣！紹既敗績，此諸人必自絕於紹，而轉忠於操矣！

若操逐一點對姓名，收而殺之，則軍中智勇之士，必亡其大半，此豈非自取禍哉？昔穆公告孟子曰「誅之，則不可勝誅。」吾料操當時必思及此矣！

操既不究以往，故徹焚暗通之書，則此諸人必因操之寬宏大度，而思圖報，滅袁之事，有何難乎？

由上觀之，操之此舉，熟習事理，通達人情，故能當機立斷，免去後禍，誠非常人之可與比也。後人以操因喜而焚暗通之書，豈非大惑者乎？

（接上三十一頁）

舍，常勤俗學，衆中推其多能。初謁雲峰文悅，悅孤硬難入，見師慰誨接納，師乃決志皈依。三載後往依黃蘗惠南，居四年，又辭而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無所參決。因閱傳燈錄有悟，歸禮黃蘗，方展坐具，南公曰汝入吾室矣，師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此，和尚何用教人，有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究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是吾埋沒汝也。師從容游泳，陸沉於衆，時往諮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安用許多工夫。師曰不然，但有纖芥疑在，不到無學，如何得七縱八橫，天迴地轉。南公肯之。已而往謁翠巖可眞，眞貶剝諸方，號爲眞點胸：見師即云禪客從黃蘗師兄處來，未見有地頭，這箇嶺南子却有地頭，汝能久住，亦不孤負汝師。依止二年，翠巖沒後乃歸黃蘗，南公分座，令接後來。及南公入滅，僧俗請師繼坐道場；化俗談眞，重規疊矩，四方歸仰，不減南公時也。師雅尚眞率，不樂從事於務，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閒居，而學者益親。至於本色導人，參承諮決，鑪鞴錘椎，厥功妙密。故其所得法子，冠映四海，雖博通內外，而指人甚要。直以見性爲宗，而隨方啓迪，故撫內外書之要旨徵結開示，使人因所服習，克己自觀，悟則同歸，歸則無教。緒方嘗師不當以外書揉佛說。師曰若不見性，則祖佛密語，盡成外書，若見性則魔說狐禪皆爲密語。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豫章黃庭堅承記前爲弟子者也。（佛家作詩曰偈，作文曰前）師住持黃龍山十有二年，退居菴頭二十餘年，宗哲宗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沒，在世七十六年，生五十有五夏賜紫衣，親賢徐王之請也，號寶覺大師，駙馬都尉玉清說了請也。

容齋詩話：「黃龍心禪師初謁雲峯，三年，依黃蔚南無所得，試閱傳燈錄，王僧問多福，曰如何是多福一叢竹，曰一莖兩莖斜，三莖回莖曲，頓覺省悟。」粵東的海錄師退黃龍院作：

不住唐朝寺。閒爲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過。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

陳顯菴先生讀師絕句云「生涯一衲日枝藤。出自雲峯未了燈。僧問如何是多福，莖斜莖曲竹層層。八萬四千安樂法。元無祕密可伽陀。」（借范成大句）縱橫迴轉皆開朗，心海神龍變化多。見性爲宗一個僧。點胸獨笑嶺南能。狐禪魔說眞如合。面目原來未可憎。

佛教書院詩課

(次序不分先後)

梅花

嶺上南枝早著花。淡粧天女出雲霞。庸脂俗粉無顏色。獨賞孤山五瓣葩。

觀「伊利沙伯皇后號」有感

橫臥青洲暮美人。功虧一篑豈無因。祝融偏妒龐然物。一炬殘存不遂身。

值夜有感

冷透重衣醒復眠。驅寒長夜把爐燃。甘爲銅臭如牛馬。世俗無山可學仙。

元旦

三陽今啓泰。萬象慶更新。淑氣傳遐邇。消除戰伐頻。

春興

冬去復春來。東風百卉開。鶯歌伴燕舞。傲氣友寒梅。

重陽登高

重陽天氣涼。葉落未成霜。偷暇登高去。悠然思故鄉。

又

轉瞬又重陽。高筇草已長。虔誠花果獻。一奠一神傷。

喜遇故人

人生萍水似。聚散忽西東。喜與知友遇。相携笑語融。

梅花

百花零落後。老幹發寒香。疏影涵明月。徘徊引興長。

公益金

貧者無立錫地。富者頃刻千銀。公益人人競做。爲善不甘後人。

梅花

老技疏影月昏黃。撲面迎來半縷香。綠萼仙人能幾見。不辭策杖踏寒霜。

除夕

老嫗燒香鷄卜。農家祈禱穀神前。愛聽兒童賣懶。判教今夜不眠。

公益金

朔風撼秃枝。無食更無衣。囊解當慷慨。休教食肉糜。

小樓聽雨

秋雨梧桐葉落聲。颼颼似訴舊時情。更深倦讀渾無賴。寂靜樓頭一片清。

元旦

人間喜氣接陽春。大地光明萬物新。姊妹兄弟相叙樂。滿堂吉語賀雙親。

春興

出郭新披白袷衣。寒風猶帶雨烟霏。一灣江水如油綠。落日徘徊不欲歸。

元旦

屠蘇未飲已醺人。萬象欣逢換一新。往事思量無是處。唯將希望寄今春。

梅花

更闌夜靜想梅花。遙望天邊月影斜。世事浮雲如一夢。寒風吹拂喚歸家。

重陽登高

重陽上塚倍思親。獻罷鮮花獨愴神。賸欲表阡節往哲。遺言句句記來真。

元旦

舉家騰歡於簾屏。萬家燈火亮螢螢。普天同慶元旦日。紅燈燭影照星星。

春興

楊柳隨風飄又垂。閒來無事插花枝。新收一卷登樓讀。正是更闌雨密時。

除夕寄友

去年除夕喜逢君。花市逍遙酒半醺。此夜花光人萬里。吟成七字寄殷勤。

梅花

月下徘徊携手。相對融融細語。聞香佇立多時。情景如畫如詩。

重陽登高

重陽結伴同携酒。崇嶺平川恣意遊。海角氣溫猶夏日。庸知此際已深秋。

喜遇故人

街頭相遇喜今晨。既往溫情尙似新。腦海不停思往事。登樓小酌話前塵。

重陽節偶感

兩地遙橫萬仞山。三年遠別幾時還。重陽數易歸無路。北望神馳越秀山。

賽馬

草場日日逞威風。製造人間幾富翁。陣陣黃塵蹄後散。銀元滾滾去無蹤。

遊維多利亞公園偶感

曲水輕烟淑景韶。迎人柳絮更嬌嬌。移山莫笑愚公拙。填海翻贏精衛驕。此際漫稱安樂國。箇中恐有奈河橋。環觀六合多悲嘆。貧富懸殊一箭遙。

春興

茫茫霧海掩河山。嫩葉叢生老樹間。遊子思家歸不得。愁看烟雨水潺潺。

前人

前人

前人

李家永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前人

林森祿

前人

前人

何美賢

前人

前人

岑永庚



梅花
踏雪尋梅去。携花贈所思。無知小孩子。摧折幾榮枝。

黃家忠

重陽登高
高墳重到幾逡巡。獻罷黃花培愴神。塵世無常生死隔。深哀難起墓中人。

伍麗端

詠梅
嚴冬掃絕百花枝。老幹寒梅雪地宜。素雅自甘安淡泊。暗香飄散耐君思。

前人

春遊（記元月初七日與學友乘腳踏車遊淡水湖）

前人

元旦
歲盡乾坤乍易。萬象生意盎然。屠蘇備迎新歲。祈待壬子豐年。

前人

春興

王兆春

桃開烟景美。萬物又逢春。相慶韶光好。毋忘日日新。

前人

元旦
戶戶桃紅春意生。繁華景象倍關情。更闌獨坐長檠下。耳畔猶聽簫鼓聲。

徐玉棋

小樓聽雨
小樓西畔畫簾空。雨過簷前花影重。浙瀝聲聲如淚滴。階前明日拾殘紅。

前人

秋興

黃禎球

晚涼信步園庭樂。月上梧桐夜色漾。風過秋聲和葉落。斷腸片片數無窮。

梅花

前人

日光斜照水仙鄰。疏影參差繞幾巡。繁華往事隨風散。流水無情又一春。

除夕

前人

蕭鼓喧闐不夜天。圍爐守歲不成眠。異街熙攘多車馬。逗我詩情一縷綿。

喜遇故人

故園分袂後。往事值追思。握手心懷暢。為君賦小詩。

慧基

梅花

冰天雪地萬枝槁。惟有疏枝吐卉新。不願沉淪儕俗漢。堅貞五瓣獨超倫。

前人

新歲感懷

匆匆歲月復歸元。花木榮枯循自然。目送痴豬迎碩鼠。自新德業度新年。

前人

弘法精舍

梵刹清幽地。菊花開滿園。超然塵俗隔。疑是武陵源。

前人

詠馬

仰首嘶鳴震四方。長鬃煥彩氣軒昂。追思大法東來際。背上馱經未可忘。

正因

芙蓉山太虛大師紀念塔前追思

大德生西廿五週。今晨祭奠思悠悠。香烟縹渺神靈在。遺句明明腦海留。

前人

除夕

明日欣逢歲序新。家家戶戶喜迎春。我惟禮佛堅宏願。大發慈悲度世人。

前人

元旦

萬般拋淨對經筵。一歲焉知有幾天。清磬紅檣敲殿下。陽春報我慶新年。

前人

公益金

人間生來苦多。那堪殘年貧病。老婦參加步行。一顆慈心可敬。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主辦

出家剃度法會暨青年夏令營

香港佛教僧伽聯合會舉辦今（七二）年出家剃度法會暨佛教青年夏令營，定於七月一日起至七日止（農曆六月廿一日至廿七日），一連七天。凡有志過短期出家生活者，以及熱心佛教活動的青年，歡迎報名參加。報名地址：（一）香港新界廿二咪藍地妙法寺內明書院，（二）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一一七八號香港佛教書院

萬佛山道場在興建中

慈行

聖印法師，台中慈明寺住持，慈聲暨慈明月刊社發行人，是一位最熱心佛教教育文化事業的有心人。他一向認為：佛教徒應該本着慈悲喜捨的精神去多做利人利世的事業，要從不斷的救人救世中累積起深厚的功德，再追求圓澄無上的正道，這是佛弟子分內的責任，尤其在推進教育事業上，興學作育英才，是最好的利他事業。所以十六年來，法師在台中中部弘法利生，不斷推展文化及教育工作，歷經多年的籌劃奔走，經過不斷的勘察地勢，終於選定購下了台中縣霧峯鄉霧峯段的成筆土地，作為興建「慈明商工職業學校」的校址，已獲教育廳核定批准立案，校舍也已破土了。

誠然目前公立學校非常普遍，私學立校也到處可見，在台灣的教育事業顯然十分蓬勃，然而由於人口劇增，社會形態已趨向工業化，失學失業青年仍然為數眾多，何況目前許多學校已經走向商業化，辦學者的目的不是為了培植青年，而是為了賺錢，像這種學店式的教育，不僅不能解決青年求知技能的問題，反而加重他們的困擾。佛教創辦學校，就根本洗刷了此一缺憾，故毅然的創立慈明商工職校，以求在教育上有所貢獻。對本省佛教青年僧尼來說，因從前參修求道致未能完成社會教育的人，也可以利用此機會進修，使得自己在重視學歷資格的現代，脚跟站得更穩，也更博得羣衆的尊敬與信仰。

由於建校地霧峯鄉本堂村，正好在台灣省議會近傍，省議會建設得富麗堂皇，又有廣大的湖山林園，早已是聞名全省的觀光聖地，慈明商工校址緊鄰省議會，且又鄰近中部最有名的高爾夫球場，同時它依山傍水，土地佔盡地勢，所以決定進一步開山，建立一個人間極樂的淨土——萬佛山道場。

聖印法師爲了打下學校的永遠基礎，購下了三甲多的土地，除了以兩甲多地來關建最現代化最美麗的學校外，還計劃在後山山坡上，開闢一所最莊嚴的道場——萬佛寶殿；另外在校前，利用天然溪水，挖鑿一個規模首屈一指的放生池，定名為萬佛山放生池。

萬佛寶殿佔地達四百多坪，高爲八十餘尺，建成以後可容納三千餘人共修，將成爲台灣最寬敞的佛殿。佛殿內將供奉一萬尊藥師琉璃光如來聖像，以爲四衆求福求慧。

萬佛山放生池不僅規模宏大，兼又美化聖地，池中修造蟠龍和觀世音

菩薩聖像，巧奪天工，極盡藝術氣氛，它的建立，將救活無數生靈的性命，發揚佛教廣大博愛的慈悲精神，也是佛弟子共沾的一種光榮！此放生池四週修造護岸與鐵欄，佈置涼亭石墩等，以供學生和遊客觀賞，無形中更可培養一切人的慈悲心。

但是雖然有着遠大的計劃，繪就盡善盡美的藍圖，而現實最嚴重的是經濟問題。這塊土地價昂每坪地價爲新台幣六百元，以一萬多坪來計算，僅僅是購地就需要百萬元之多，何況尚需龐大之建築費用，所以誠懇地要求海內外的道友善心人士，希望每一位佛教徒都能給予援力，樂於布施，使得偉大的聖地，人間的淨土——萬佛山，這集佛教教育，文化、慈善、觀光事業於一爐的佛教中心，永爲弘法利生的大據點，能順利地進展，如期的興建完成，福利學子，發揮佛教徒萬衆一心，團結合作的精神和力量！

樂捐的辦法是以新台幣六百元爲基數，萬佛殿內恭造一萬尊藥師如來佛，接受一萬份善款，凡是願供一尊佛的，僅需新台幣六百元，印代供一尊，而且在佛像旁以銅版製之長生祿位或往生蓮位雕上供佛像之芳名，爲現生父母或自己眷屬設長生祿位足以添福延壽化兇爲吉，或爲子女設名求佛光庇佑聰明俊秀學業得成，爲過去世父母先人等設往生蓮位更可藉佛力超生淨土，如此均表彰孝道，契合倫理道德的觀念。

或者指定陸百元爲捐獻校地，每一坪爲單位，每一坪價六百元，將來把施主芳名刊佈在建校石碑之上，以爲後世弟子們永久紀念。或者指定以陸百元爲樂捐萬壽山放生池建築用，將來也要刻名池邊，永垂千古。

如果將樂觀基數增加一倍即一千二百元，認捐土地兩坪，或供佛像兩尊等等以此類推，倍數捐款，多多益善，功德無量。要是樂捐新台幣八萬元的，就以施主芳名，來命名一間教室，以期永垂後世，做爲學生所敬仰之紀念。除開基數之外，積少成多，多一分力量，就可美化一寸地方，所以隨喜樂助，十元五元皆可，捐款不論多少，只要有着一片虔誠之心，都有功德，也都實際的效用，而且在慈聲月刊上刊發樂捐芳名以資徵信。

捐款的地點，國外的可以直接將款寄交台灣省台中市中區瑞豐街五十巷一號慈明寺的聖印法師，在國內可以利用，中二〇四〇六慈明寺郵政劃撥帳戶。

萬佛山道場在興建中，它正等着您的支援，您的布施呢！萬人施萬人捨結萬人緣，萬佛山上的萬佛，不久以後，將發出不可思議的光芒，照耀了山頂上的一切，也照耀了山下所有的人們，更爲不論遠近有緣者點燃智慧光明，永不熄滅的心燈！

黃院長白副院長就職典禮致詞

釋洗塵

各位董事、黃院長、白副院長、各位教授、各位同學：

今天本院新院長黃國芳先生，和副院長白志忠先生，舉行就職典禮的好日子。我本人代表董事會感到無限興奮和愉快。因為從今天開始，佛敎書院行政與人事的組織，都步上了新的階段。

在過去不論在大陸、在台灣，也曾有過不少的高僧大德奔走呼籲辦理佛敎大專，但結果至今尚未成功。今天香港僧伽會所辦的佛敎書院，在中國佛敎教育史上，總算是一間佛敎大專。本院的歷史雖然只有短短的三年，目前自然談不到有甚麼成績。可是，由於教育當局指導，我們全體董事的同心協力，諸山長老德居士的大力輔助，社會仁賢，學者專家不斷指導協助，所以一九七〇年四月我們便自置九龍深水埗警局街一七六一至一七八號樓宇乙棟。一九七一年七月又購得本院後面荔枝角道三二五、三二七、三二九號三個舊樓單位，作為興建本院第二期校舍地址，現所有設計及學校圖則，早經呈請香港教育局及工務局批准。並於去年十二月廿九日由法庭裁定補償住戶金額，預計四五個月內即可鳩工拆遷、探土、興建，大約一九七三年秋間便可落成啓用。

其次，在國際方面，對於本院亦寄予極大之希望。現在肄業本院的學生有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嘉坡、台灣等地區的學生。此外，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家亦有學生請求來院深造者。但，我們感到條件不足，設備簡陋，自覺無法與人交換教授學生。可是，也說明本院已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再次，我們非常多謝伍福焜博士與美國各大學接洽聯繫，截至現在已獲琅山、砵崙、密歇根等著名大學，同意本院大專部修完課程的學生到該等大學深造。還有世界各大機構，出版社，著作家三年以來更源源惠贈大批圖書。我們大學預科畢業同學，參加中大、倫大，入學試的成績，均極美滿，合格率亦極高，凡此均表示我們老師教學認真，同學研究風氣濃厚。

我們確認，大專教育除有宏偉的校舍，良好的設備，尚須擁有衆多的名教授，名學者執教。更重要的尤須有卓識遠見，富有經驗的行政人材，為之計劃領導，方可日起有功，宏大效果，達成理想的目的。

現在本院非常榮幸，能夠聘請到黃國芳先生來担任本院院長，白志忠

先生担任本院副院長兼校務長。我們知道黃先生早年曾任國內著名的珠江大學，上海大夏大學等教授。復員以後曾任香港助理教育司，官立鄉村師範學院院長，黃鳳翎中學校長，黃肇枝中學校監，現任官立文商夜校校長。從他過去一系列服務的崗位，可知，黃先生不但是一位教育界的巨人，而且在教育上有着輝煌的貢獻。

其次，教務長白志忠先生，是教育專家，從事大專教育先後二十餘年，有經驗、有理想、有抱負。本院創辦之始，即參與學校的行政管理，教學訓練。三年以來，不辭任何勞苦，表現良好，有目共睹。董事會亦通過聘請白先生升任為副院長兼校務長，一以表示對白先生過去工作的獎勵，一為配合今後校務發展與工作需要，以期駕輕就熟，協助院長辦理教育行政及一般事務。我們這樣的安排，是希望學校行政逐漸趨於正軌化，使學校的發展更為順利。現黃先生白先生能分任本院的正副院長，除深慶得人外，更令我們無限的感謝，也鼓舞着我們全體董事更大的信心與勇氣，必能把佛敎書院辦好。

教育是一項積極的道德事業，從事教育工作者，使命神聖，意義重大。我們應該肯定：只有和平和安定狀態之下，才可以進行樹人的偉大工作。現在的青年，由於社會變化的激烈，往往對前途感到徬徨、迷惘、從而消極悲觀，不滿現實，自暴自棄，蔚然成風。

我們佛敎書院的辦理，是本佛陀慈悲救世的悲願，一以轉移社會的頹風，一以平衡人性的衝動。我們希望本院的學生，在佛陀的思想感染薰陶下，有捨己為人的犧牲精神，有樂善好施的慈悲觀念。在生活行為上，能以仁愛代替殘忍；以和平代替強暴，以公道代替自私，以奮發代替悲觀；以合作代替鬥爭。

我們的教育方針，要貫徹釐訂的原則，切實做到科學與道德並重，理論與技術兼顧。不好高不驕遠，腳踏實地，使本院真正成為培養佛敎領導人材的勝地，真正研究學術的搖籃。我們要陶冶學生們有高尙的情操，具有完美的人格，建立偉大的思想，肩負時代的使命。

最後，我們非常感謝壽治老和尚，每年贈本院助學金五千元，沈東強居士每年贈本院助學額二名壹千六百元，仇蕙芬居士捐贈助學金一名八百元。

末了，祝福全體董事，正副院長，全體教授，全體同學身心健康，增福添壽。

香港佛教聯合會

籌募佛教醫院學校基金

啓建清明思親法會

(本港消息)香港佛教聯合會，每年啓建清明法會，用意有二：一乃際此清明時節，方便善信用報四恩，篤厚孝思，附荐先親，早証菩提，及懺悔業障，爲現生父母，增福延齡。另一則爲藉籌善款，濟助貧苦學童，福田同植，屢承大善知識，羣相倡應，使佛教醫院，佛教學校，先後有成。茲者，所辦慈善工作與日俱長，醫院經費每年不敷約逾百萬元，學校擴展亦在在需資，故亟待籌集基金，方克永久維持。爰定一九七二年歲次壬子農曆二月廿一日至廿七日(新曆四月四日至十日)於九龍深水埗蘇屋村長發街佛教大雄中學，啓建壬子年清明思親法會，恭請諸山長老，大德僧尼，設壇禮懺，誦經持咒，以此功德迴向，祈禱世界和平，人民安樂，並爲善信延生植福，消災解厄，祖祢先亡，超昇極樂，冥陽兩利，機緣殊勝，法會宏偉，道場莊嚴，高僧雲集，持誦感應道交，尙盼仁人君子，四衆同人，共襄善舉，慷慨支持，萬千貧庶，皆沾惠澤，善因福果，佛天護佑，作善降祥，家宏春屬必獲大福。

太虛大師上生廿五週年

弟子塔前禮宗師

(本刊專訊)太虛大師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大巨人，其一生從事於中國佛教的革新運動，盡瘁於僧伽教育；倡導佛化世界；創建世界佛學院，遊化寰宇，致力於人間淨土的締造！悲願宏偉，

識見遠大，邁越時空，實爲近代中國佛教史上的偉大領袖。

三月十七日爲大師上生二十五週年紀念，其門人敏智老法師、妙境法師帶領如悟、超定、等慈、知清、修宗、慈藏、能學等法師，依循舊例(去年由優曇、茂蕊、覺光長老領導。)謹於是日，虔修香花茶果，在荃灣芙蓉山大師靈塔之前，誦經禮座，以表示對這位捨身捨心的大師之崇敬與哀思。

佛教書院新院長

舉行就職禮

校監洗塵法師致詞勗勉

(特訊)香港佛教書院新任院長黃國芳，副院長兼教務長白志忠，二月廿三日假該院舉行就職典禮，到僧伽會全體董事、佛教書院校董、系主任、教授、學生數百人。行禮如儀，首由董事長兼校監洗塵法師致開會詞，要點如下：

過去不少佛教大德高僧也曾倡議辦理佛教大專，但迄今尙未成功。現僧伽會辦理的佛教書院，在中國大專教育史上，算是第一間佛教大專。本院歷史甚短，談不到有甚麼成績，但在各方指導扶助下，校務發展，尙稱迅速。一九七〇年四月自置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至一七八號校舍，一九七一年七月又購得荔枝角道三二五、三二七、三二九號三個舊樓單位，作爲興建第二期校舍地址。現已進行興建工作，預計一九七三年秋間可以落成啓用。其次就讀本院的學生，有來自韓國、馬來西亞、新嘉坡、台灣等地的學生。此外日本、美國、法國等國學生亦有請求來院攻讀佛學者；足見本院已獲得世界各國重視。大專

教育，除須有宏偉校舍，充實設備，衆多名教授執教，更重要的是具有卓識遠見，富有經驗之行政人材，今本院能獲得黃國芳先生、白志忠先生分任正副院長，實爲本院的光榮。

教育爲積極的道德事業，但以社會變化劇烈，青年不免徬徨，迷惘，消極悲觀，不滿現實，自暴自棄，毀法亂紀，蔚然成風，本院是本佛陀救世的悲願，一以轉移社會頹風，一以平衡人性的衝動，望本院學生在這一崇高思想薰陶下，有捨己爲人的犧牲精神，有樂善好施的慈悲觀念，於表現生活行爲上，以仁愛代替殘忍，以和平代替強暴，以公道代替自私，以奮發代替悲觀，以合作代替鬥爭。

黃國芳院長提出其主張：一、辦理教育首宜合作；二、若有任何寶貴意見均樂予接受；三、本人向主實事求是，不尙空談。今後當本此原則，與各同人共勉。

白志忠副院長指出：近三十年來世界大學教育之共同趨勢：(一)教育條件的改善；(二)教學效果的講求；(三)研究範圍的擴大深入。這是好的一面，而其缺點，則爲只重科學技術，忽視人倫道德與人格的培養。結果，科學愈進步，道德愈墮落，物質愈豐富，精神愈空虛，只言現實追尋刺激，不考慮前途後果。這是西方大學的漏洞與弱點，並帶給今天西方社會的災難。佛教書院，應取人之長，並保有我們自己傳統美德，本佛陀崇高救世普利衆生的悲願，使本院成爲指導社會的燈塔。後由壽治和尚、敏智和尚、寬如法師相繼演說，希望同學們本佛陀精神發奮圖強，力爭上游，孝順父母，愛護衆生，最後攝影，茶點，典禮完成。是晚全體教授在六榕仙館設筵爲正副院長慶賀云。

印順老法師

冬賑五萬元

（台灣消息）當代佛教權威印順老法師因病住台北宏恩醫院。各地佛教人士紛紛前往慰問，現已病癒出院。印公愍念東部貧胞，歲暮天寒，特將各方人士贈與的慰問金撥匯新台幣五萬元至花蓮慈濟功德會，該會擬定三項救濟用途，經徵得印公同意，以一萬元購買冬衣濟貧；一萬元留作緊急救濟需用，三萬元留待夏季稻作收成時，購買稻谷，作為長期救濟貧戶，每月發放白米之需。

出版消息

（台灣高雄訊）一千年來頭一部禪宗公案解說書「碧巖錄講義」第一冊即將出版，徵求預約及助印。一、本講義依照大正藏經第四八卷一四〇頁所載碧巖錄原文順序，用白話解釋全文，并剖析禪理。計有：①武帝問達磨，②趙州至道無難，③馬大師不安，④德山挾複子，⑤雪峯查大地，⑥雲門日日好日，⑦法眼答慧超，⑧翠巖夏末示徒，⑨趙州東南西北，⑩睦州問僧甚處，⑪黃蘗噴酒糟漢，⑫洞山麻三斤，⑬巴陵銀碗裡，⑭雲門對一說，⑮雲門倒一說，⑯鏡清碎啄之機，⑰香林西來意，⑱肅宗請塔樣，⑲俱胝一指禪，⑳龍牙西來無意等二十則公案。二、本講義內容約三十一萬字，用上等印書紙印刷，布面精裝二十五開本，約四百餘頁，預定本年四月底出書。四、定價每冊台幣一百元，在四月底以前匯款預約及助印者，只收台幣八十元，自五月一日起

，照價出售。五、匯款請利用郵政劃撥第四二五六號王進瑞帳戶。（住址：台灣高雄縣鳳山鎮縣口路四八巷十號）。

（又台北訊）由戒德法師演唱的天寧寺梵貝錄音製片經已出版，歡迎請購。本片計有：第一集，戒定真香，爐香炸熱，唵阿目伽，嚴淨偈。第二集，香纓熱，寶鼎讚，唵嘛呢叭彌吽，起佛偈。第三集，讚裡西方，念佛功德，警眾偈，呼寶鼎，唵捺摩吧葛瓦帝。第四集，藥師佛，拜願，民國萬歲，回向偈。第五集，虔誠獻香花，吉祥咒偈，呼佛面。第六集，臨終助念（念阿彌陀佛）。

以上全集定價如下：國內：新台幣二百七十元正。國外：港幣四十元，美金六元八角。並請另加包裝郵費：國內新台幣十七元，港幣八元二角，美金二元三角。

如蒙惠顧，請將錄音片費連同包裝郵費按以上價格郵匯，寄至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六五巷內五號之一法雲寺，當即照辦。

台灣高僧道安法師

香港大會堂演講佛法

（本刊專訊）中國佛教高僧，台北松山寺住持道安老法師，應香港佛教聯合會的聘請，來港主持今年度的清明思親法會。茲以機緣難得，僧聯會會長洗塵法師特禮請老法師，自三月十二日起，每逢星期日下午六時至八時，一連四次的演講。第一次講題為：佛教三大精神——大犧牲、大奮鬥、大覺悟。法師博通內外學，雄辯滔滔，深入而淺出，聽眾百餘人，無不感到法喜充滿云云。

報答師恩如法修行

兩處啟建精進佛七

（台灣高雄訊）高雄楠梓區慈雲寺年耆首座一淨法師，於去年年底示寂，其徒善妙法師暨寺眾等，為報師恩，特於其師示寂百日，舉行精進佛七一週，所有修行功德，迴向與乃法師，承斯善力，當能增上運品，早覲彌陀。

這個饒具意義的精進佛七，由二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五日止（農曆正月初六——十二日），每日六支香，每支香一小時四十分。為約束身心，避免散心雜話，上午的第二、三支香，由八時起至十一時二十分，兩支香合併，中間休息時間，除要事可以出去外，一律在殿內用功，下午的四、五支香，由二時至五時二十分，規定亦和上午一樣。由於一淨上人和善妙法師的德行感召，以及諸道友生死心切，道場氣氛虔敬肅穆，佛聲不斷，一切極為如法，每支香參加的人數均在百人以上，一星期下來，雖未能証得一心不亂，但大家都感到身心輕安，法喜充滿，咸盼有能繼續參加的機會云。

又訊：高雄大樹鄉崑明寺前任住持永忠老和尚示寂屆週年，其出家在家弟子追念師恩，特舉行精進佛七一週，以資紀念，由三月五日起，至三月十一日止（農曆正月廿一日——二十七日），主七仍請善妙法師，維那諸師對於佛七的儀規極為熟悉，且多為老和尚弟子，參加的人有遠自北、中部來的，此次的成就，據云可與慈雲寺佛七媲美云。

續明法師紀念獎學金

第三屆得獎成績業已評定

(台灣消息)續明法師紀念獎學金基金會，自第三屆開始，改以佛學為主要評審依據，申請者極為踴躍。該會經聘請演培法師、開澄法師、程文熙居士、趙亮杰居士、曾慶人居士、鄭壽彭居士、張東生居士、林法紹居士、焦國寶居士、李吟新居士、劉國香居士等十一人為評審委員，負責評審佛學論文及其他測驗卷，然後依既定之比例標準，綜合結算各人的分數，再依分數的多寡，分列名次之先後，一切極求認真公允。

據一位評審委員發表評審後的觀感說：受聘之初，因為自己的事務繁忙，意下頗不欲接受評閱，但因是好事，又不好推辭，及至看過幾篇論文以後，因驚異青年同學對於佛學的進步，精神遂為之一振，喜悅之情，不能自己，直覺得乃是一大安慰，因自己曾於數年前受聘評閱大專佛學論文，彼時同學對於佛學義理，遠不及現在之普遍深入，可見年來教界大德注於大專青年之精神心力並沒有白費，此次佛學論文，除了極少的幾篇外，大部都值得發表，可惜本獎學金資金有限，致令其餘許多水準以上的佳作，沒有得獎的機會，殊為遺憾，希望本會一方面全力發展獎學資金，一方面把未能得獎的佳作設法發表，給予以精神的鼓勵。同於，也希望各界大德全力支持該會富有意義的獎學事業。

茲誌該會第三屆獎學金得獎名單及其成績如

次：
壹、大專院校十名(每名一千元)

- | | | | |
|---|--------|-----|--------|
| 一 | 台灣大學 | 林淑貞 | 七九·二六分 |
| 二 | 嘉義師專 | 陳炎清 | 七六·八三分 |
| 三 | 嘉義農專 | 蕭瓊枝 | 七六·一一分 |
| 四 | 政治大學 | 高麗雲 | 七五·五九分 |
| 五 | 政治大學 | 李秀梅 | 七五·四二分 |
| 六 | 台東師專 | 李月花 | 七五·三九分 |
| 七 | 台灣大學 | 古清美 | 七五·二三分 |
| 八 | 台東師專 | 林順妹 | 七四·一九分 |
| 九 | 台大醫學院 | 蔡清霖 | 七三·三六分 |
| 十 | 中原理工學院 | 陳培安 | 七二·六七分 |

貳、佛學院高、初級共十二名
高級(每名七百元)

- | | | | |
|-----------|-------|-----|--------|
| 一 | 東方佛學院 | 釋心開 | 八六·八九分 |
| 二 | 慈航佛學院 | 釋惟誠 | 八六·七〇分 |
| 三 | 東方佛學院 | 釋雲庵 | 八〇·六〇分 |
| 初級(每名五百元) | | | |
| 一 | 菩提佛學院 | 釋智慈 | 九〇·五〇分 |
| 二 | 壽山佛學院 | 許寶麗 | 八九·五五分 |
| 三 | 壽山佛學院 | 釋紹寬 | 八八·五六分 |
| 四 | 菩提佛學院 | 釋傳宗 | 八八·三四分 |
| 五 | 東山佛學院 | 釋悟仁 | 八七·五四分 |
| 六 | 東方佛學院 | 釋心泉 | 八七·四六分 |
| 七 | 東方佛學院 | 顏香 | 八六·七九分 |
| 八 | 東方佛學院 | 釋會理 | 八六·七五分 |
| 九 | 東山佛學院 | 釋淨宗 | 八四·六七分 |

叁、高中(職)十名(每名五百元)

- | | | | |
|---|--------|-----|--------|
| 一 | 智光商工職校 | 張美真 | 九一·七六分 |
| 二 | 智光商工職校 | 張璞 | 九一·七五分 |
| 三 | 泰北中學 | 方玉英 | 八八·九九分 |
| 四 | 台中高農 | 吳炳和 | 八八·七〇分 |
| 五 | 慈航中學 | 黃清山 | 八八·五五分 |
| 六 | 泰北中學 | 陳秀琴 | 八八·二三分 |
| 七 | 泰北中學 | 黃麗華 | 八八·一一分 |
| 八 | 泰北中學 | 顏翠瓊 | 八五·九三分 |
| 九 | 逢甲工商學院 | 李梅潔 | 電腦專修科 |
| 十 | 花蓮農校 | 陳勝基 | 八一·四九分 |
| | | | 七八·五八分 |

續明法師上生六週年

舉行紀念法會

(又本刊訊)續明法師上生不覺六週年，他的門人寄旅香港法師等慈、如悟、超定、修宗、慈藏、知清、能學等，不忘法乳深恩，沿過去兩年慣例，定於國曆四月廿六日上午九於半，聯合法師生前友好，在弘法精舍敬禮彌勒普佛一堂，以此功德回向兜率淨土，祈禱法師乘願再來，大作獅子吼，普渡羣生。歡迎同門師友前往參加，同結善緣云云。

佛教青年領袖第二座談會

由佛教青年中心定期舉行

曾於去年十二月第一次舉辦之「全港佛教青年領袖座談會」，第二次座談定於一九七二年四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至下午一時，在大會堂八樓北會議室舉行。這個空前的佛教青年領袖座談會，由佛教青年協會首次發起，並主辦第一次座談。會中規定每三個月一次開會，由出席各單位團體輪流主辦。當即由各出席者推選「佛教青年中心」主辦第二次座談。

該中心主任釋保賢（火頭僧），郭偉明。秘書李小薇，王海山頃已發出請柬，邀請各佛教青年團體領袖出席，受邀請者有十個單位，即「佛教青年協會，香港佛教青年會，中華佛教青年會。香港佛教書院，佛教大光中學、佛教真言宗居士林青年團、內明書院學生會、佛教大雄中學學生會，寶覺女子職業中學學生會」。

第二次座談討論事項。各單位提案尚未交到，佛教青年中心發柬中附有以下五項：

(一) 全港佛教青年應有大團結之必要，以團結總力推動佛化青年運動，使佛化精神深入青年人心，漸漸推廣，由點到面，實現人類互愛互助，幸福和平。准此，應先組成「香港佛教青年聯合會」。以各單位為會員、推定委員、籌劃成立籌備會。

(二) 在短期內，除每三個月一次全港佛教青年領袖座談外，應有多次使各單位所屬佛教青年有彼此聚會相見面之機面，以便交換意見、討論佛法、以及佛法對人生利益與應興革各端。

(三) 佛教青年中心，自一九七二年五月份起，每星期日下午六時至八時，在大會堂八樓演講廳，舉行佛教青年講座，包括演講、遊藝、座談。歡迎各佛教青年組織單位成員參加、乃彼此精神與情感交流、最好機會。

(四) 全港佛教青年，應舉行集體旅行，訪問名剎，聆聽高僧說法，並促進青年彼此間的信心、情感、互敬互助。

(五) 佛教青年聯合會組成後，即着手籌建佛教青年大廈，為全港佛教青年活動總匯，其進行方式，應先成立籌建委員會。

這個座談會對全港佛教青年大團結，起着決定性的促進作用，足以使青年活動向高潮推進，乃事實上的需要。該座談於下午一時至二時進餐，由佛教青年中心招待。二時至四時由該中心各組舉行遊藝，招待來賓，除各團體代表外，各單位會員均可參加，遊藝在大會堂八樓展覽廳舉行。

褚柏思居士著：

大乘佛學論集

隋唐之代表學術，為大乘佛學；而大乘佛學，亦大成於隋唐時代。大乘佛學最盛時，有性相台賢禪淨律密之八宗，且有教外別傳之禪宗。此一論集，分述大乘佛學八宗之義理，人物及典籍等，的是一部體大思精之作。尤其是難能而可貴者，是其深入淺出之手法，使深奧之大乘佛學通俗化，普及化。

人生佛學論集

近代高僧太虛大師，適應新潮流，昌言人生佛學，褚居士闡揚之，積二十年而得三十三篇。集成後，分之為四篇，綱舉而目張。說理清晰，文筆流暢，是大乘佛學的新趨勢，亦是天上人間雙開並運的新佛教——人間佛教；新佛學——人生佛學。

佛教的文化思想藝術

佛教，不僅是一個宗教，且是一個文化，一個思想，一個學術。但其廣接大眾，則是從人的六根入，美化其六境六塵，大其情以起信，這便是佛教藝術。佛學以求真佛法以求善，佛教藝術以求美，由真善美，以求成聖，以求成佛。有階梯，亦有步驟；是理信，而非迷信。

印行者：台中市瑞豐街五十三巷一號慈明雜誌社(400)

定價：大乘佛學論集 台幣十八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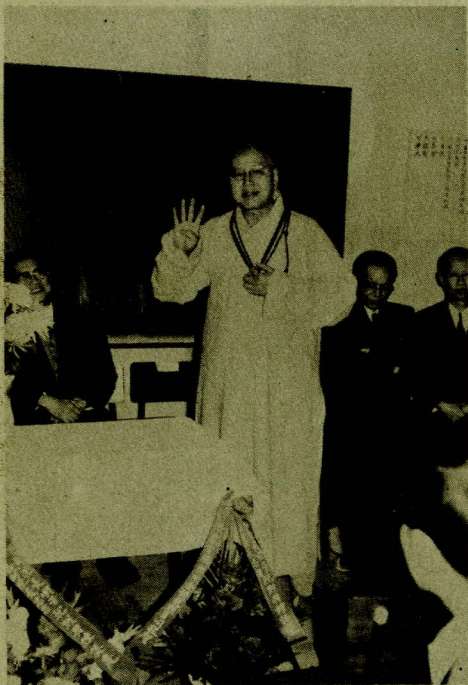
人生佛學論集 台幣十八元

佛教的文化思想與藝術 台幣廿五元

郵政劃撥：中字第二〇四〇六號



佛教書院新院長副院長就職典禮



說演師法智敏	1	■
說演尚和冶壽	2	■
務校告報忠志白長院副	3	■
詞會開致師法塵洗	4	■
詞致芳國黃長院	5	■

